



【明慧网】绘画：《翻山越岭送真相》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正觉

第1038期《法会特刊（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www.minghui.org



图：明慧网第十八届大陆法会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

我鼓励自己不能气馁，又给他继续讲法轮功的来龙去脉，江魔头为什么要镇压，当时七个常委中六个人都不同意，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等等。之后，我说：“咱俩是老乡，我真心为你好，你可要改变观念呀！不能再被蒙骗了，宇宙这么大，星球数不清，比人高级多的生命多的是，那不都可以称为神吗？三尺头上有神灵！面临瘟疫等大难，还是求神保佑吧！”这时他有些明白过来了，对我说：“那个护身符还是给我吧，我老婆信神，我留给老婆。”这次讲真相虽然遇到了阻力，但也不会白讲，相信对他今后的得救能奠定基础。

勇猛精進 兑现誓约

师父告诉我们：“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的讲真相救世人。”^[6]

回过头来看看，这两年来走过的路，处处体现出师父对我的关怀和慈悲安排。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教诲：“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众弟子热烈鼓掌）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7]

如今我已八十六岁。我因修炼了大法，师父一再给我延长了寿命，所以我要更加珍惜这个机缘，在这复杂的、乱象层出不穷的社会环境中，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勇猛精進，把讲真相救世人的事做的更多更好，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来世时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3]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二》〈理性〉

[6]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台湾法会》

[7]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DC讲法》 ▲

了！这些一组组大石球您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她说：“我们不知道。”这时，走来了她的一位好友找她，我想也是来听真相的。我就介绍说：“这河图、洛书，它可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呀！伏羲氏依它推演出《先天伏羲八卦》，它是史前文明，源自哪里？意义和作用是什么？至今是个迷。”

这时又走来位干部模样的老者，互相打了招呼后，我接着说：“你看那些石球摆放的方阵，恰好显示了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字，其中的奥妙无人知晓，大家都知道这九个数位是可以组合成大小不同的无数多的数字，古人都讲天人合一，这石球方阵很可能是连通天地的，会给人类带来吉祥福祉。”那位老者很感兴趣，也参与进来与我们交谈。

当然我是主角，很自然的引导出邪党的腐败、破坏神传文化、毁灭传统文明等等事实，还从这些石球讲到在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石，顺利的给那位老者取名，做了“三退”，而那位清洁工和她的好友什么邪党组织都没入过。分手前，我给了他们“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他们都非常感激，连声说：“谢谢！”以后我又多次利用这个景区的河图、洛书模型和公园周边的神州路、华夏路、盘古路、乾坤路的路名讲真相，效果也都很好。

讲真相中，也有不成功的时候，例如，一次在和一对老年夫妇边走边讲真相，老爷子觉察到我是炼法轮功的，立即大声说：“我就信共产党，你信你的大法吧！”说毕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和我是同乡的部队转业到国土局工作的退休干部。讲真相时，他说，他绝对不会退党的。我有些失望，想了想，觉的这人还不是那种顽固不化之人，不能放弃。于是我又换个话题，给他讲瘟疫，列举了武汉一对医生夫妻如何战胜瘟疫的事实，他相信了。但是当我拿出护身符时，他拿去看了看说：“这是法轮功，我在单位就是搞这项（迫害）工作的，我不要。”把护身符退回给了我，又给我泼了盆冷水。

目 录

【明慧网第十八届大陆法会交流稿】

一个残疾人的得法证实法历程	5
乡亲们都知道大法好	14
平和而坚定——受领导佩服的大法修炼者	20
珍惜同修缘	24
“分水岭”前明晰法理 坏事变好事	32
讲真相中摸索经验、日渐成熟	42
面对“清零”骚扰 心性在大法中升华	53
八十六岁老教授生活巨变中不忘使命	60

【编者注：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离开时，我带他出了公园的另一个大门，送他上了计程车，亲切的挥手告别。

例五 给富商讲真相

一次，在湖边遇见一位建筑业的老板，聊天中得知，二十多年来他承包过各种大小工程，赚了很多钱。给他讲真相时，他都欣然接受，因为他对官场的腐败太了解了，他说：“不花本钱、不送礼，不要想拿到项目，有人是提着装有几十万元的保险箱不声不响的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的。”他入过团、队，很爽快的答应退了。之后又多次相遇，他都主动和我打招呼，找地方坐下聊天，听我讲更多的真相。

有次在公园内遇到另一位富商，因为他父亲是教师，和我同行，所以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父亲原是高中教师，反右中被打成右派，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饥荒中被活活饿死。但无处申冤。他不愿在农村等死，外出做生意，闯荡江湖。他说：“老天有眼相助”，他成功了，发财了。在计划生育的年代，他顶风而上，决心生个男孩传宗接代，跑到多座城市，接连生下六个女儿，生到第七个，终于生了个男孩儿，他又千辛万苦把七个子女都培养到大学毕业，现在都工作了。

面对这样一位历尽艰苦、对中共邪党满怀仇恨、勇敢奋斗的传奇式人物，我无所顾虑的给他讲真相，自然他都很赞同并接受，我又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非常感谢！他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无需三退，但能了解真相，愿意真心诚念真言“法轮大法好”，肯定已经得救了。

例六 就地取材讲真相

讲真相时，我也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的讲，效果也很好。

在一个公园的景区里，建有河图、洛书的模型。一次，看见一个清洁工人在里面打扫，我就走过去问：“大姐，辛苦

来儿子家带孙女、孙子。我说：“现在就是你们这些农民最苦，一年辛苦下来总共收入才不足两千元，够干什么的？这个社会太不公平，老百姓纳税的钱全被那些当官的贪污了，共产党太恶了，如今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在骂它。失人心者失天下，老天要灭它了，你赶快把那个党退了吧，不要做它的陪葬品！从心里退出就行，无需做任何手续。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

他满口答应，还说：“我现在从来都不去开那个党员会。每次去开会，还发十元奖励，不然的话，就没有哪个党员去参加。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都是这样。我情愿不要那个钱，也不去开那个会。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哪个不贪？我真看不起他们！”我给了他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叫他常念这几个字，免遭劫难，健康平安。他非常感激，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分别时，得知我要乘公交车回家，他就非要送我，直到我上了车，才向我挥手离去。

一天上午，去公园讲真相。刚进大门，见一老者姗姗而来，我主动迎上去问候，并与他一起边走边聊，走到林中在长椅上坐下。攀谈中，知道他已八十三岁，原来是工厂的技术人员，昨天才从外地来这里的女儿家玩玩，明天就回去，听说这个公园不错，一早就坐计程车过来逛逛。他说：“我已经转了一会儿，都出了大门准备回去了，听说这个公园很大，还有好多地方没去，难得来一次女儿这边，就又进来了，真巧，就遇到了你。”我听后感动，我也有五天没有来这个公园了，今日出门前就发愿来这个公园，并请师父安排有缘人听真相，果然如愿。

我给他介绍了这个公园的历史和概况，然后讲了中共有史以来的邪恶罪行，历次运动中害死了八千多万同胞，讲了江泽民的罪行，藏字石……他也说了他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例，证实了我所讲的许多真相，并且满口答应“三退”，说会真心念真言“法轮大法好”。不知不觉中，我俩聊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残疾人的得法证实法历程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大法弟子甲家。当时甲家已经去了两名大法弟子，她们几个正准备集体学法、炼功。不一会儿，又来一位乙也是大法弟子。她们看我在那不走，乙就说：“我们学法了，你跟我们一起学法吧。”我说：“好啊。”我静静的听着她们读法，感觉心情从没有过的愉悦。

一、得到宝书《转法轮》 我开始修炼大法了

读完法，乙问我：“你想学吗？”我说：“想啊！”她就把宝书《转法轮》送给了我。

回家后的几天，只要有时间，我就看《转法轮》。奇怪，只要我一看《转法轮》，感觉脑子里什么杂念都没有，就什么都不想了。我跟丈夫说：“这书里说的，有的地方怎么就象在跟我说我一样，大法师父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这书太好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功。”

二零零四年正月初五，我到妹妹家去玩。一到那我就给她讲：“我现在学法轮功啦，可惜就是炼不了功。”（因为我双腿肌肉萎缩）不知怎的，说着说着我就哭了起来。妹夫回来了，看我在哭，还以为我们夫妻吵架了，就说：“有啥事儿？说说，大过年的，着急干嘛？”我说：“我学法轮功了，可我炼不了功啊！”妹夫说：“这也值得着急呀？慢慢炼。”

师父看我学法炼功心切，正月初九，就让乙同修来我家叫我去炼功点和大家一起学法炼功。我嘴上说去，可心突突跳个不停，真是又渴望，又害怕，渴望的是终于能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炼功了，害怕的是自己炼不了功，影响大家。

那时我的双腿肌肉萎缩，根本站不稳，感觉两条腿总是

拧着劲。我试着炼功，可连三分钟都站不下来。到了和乙同修约好学功的那天，我刚走到同修家门口，紧张的“咕咚”摔了一跤。同修来扶我，我说：“不用，我自己起来。”

听到法轮功炼功音乐，我站在那儿就想，我只能站几秒钟，我怎么能坚持炼完呢？正在这时，我感觉一阵热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我本能的用双手搓了一下脸。突然，我的双脚象大树扎下了根一样稳稳的站在那儿了，两条腿站的挺稳，还蛮有劲儿，很舒服。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眼泪就刷刷往下流，我又不肯哭出声，怕大过年的，在人家哭不吉利，使劲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就这样，我一口气学炼了一小时动功。学完我坐沙发上还是憋不住哭了起来。

晚上，我在家学《转法轮》，正好学到“灌顶”这一节。我知道了，在同修家是师父给我灌顶净化身体了。我就把下午发生的神奇事儿跟家人讲了，我边讲边哭，我说：“太神奇了！”丈夫、女儿、儿子都听的入神，并都支持我修炼大法。

二、得法实修 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

刚得法时就只知道大法好。同修给我拿来真相资料，我很喜欢看，看完，就拿到集市上送给小商贩，他们也很愿意看。我问同修：“那些资料从哪弄来的？我喜欢看，多给点儿。”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底《九评共产党》问世，掀起“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大潮。我就和丙同修结伴，每逢大集日就带上《九评共产党》、大法真相小册子、光盘到集上面对面发，同时讲真相劝“三退”。虽然做的不是很多，但效果挺好。有的当时就退，不退的也接了资料，说了解是怎么回事。

集上有一个白酒批发商。过年那会儿，我和丙同修给这个批发商讲真相，送给他一本《九评》。他接过去一翻，立即脸就变了，大声说：“你们这是反党！你们知道我就是

们讲真相比较容易。我一般都从当今农民、工人生活的困苦、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过低，社会的各种不公平讲起，唤醒他们的良知后再深入讲真相，一般效果都很理想。

一次，在湖边正在给两个清洁工（农民工）讲真相，附近一位保安走过来。考虑到安全，我把讲的话停了下来。他却主动过来与我打招呼，很热情，没有丝毫恶意，并介绍他也是从农村来的。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安排，来得救的。于是我就接着讲了很多大法真相，最后我告诉他们三人：为了平安、健康，要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没想到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事，我说了几遍，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也就记不住。于是那个保安立即跑开，拿来一个特大号水笔，要我把我让他们记住的五个字写下来。他的热情举动令我十分感动，众人是多么盼望得救呀！

我接过水笔，正要写，突然又来了两个巡警停在旁边看。我警觉起来，有些紧张，犹豫还写不写？再看看他们三个人，表现都非常坦然，没人出声，似乎都在等待着。我想了想，为了救人，今天就豁出去了，写！立即把“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工工整整的写了出来。一个巡警说了声：“噢！法轮功！”与另一个巡警一起对我笑了笑，走了。我又继续给那三个讲了许多大法真相。那个保安以真名做了“三退”，两位清洁工说他们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后来，我又多次遇到过那位保安，他对我非常热情、客气，我也给他讲了更多的真相，他还为他父亲、儿子、儿媳要了护身符，退出了邪党组织。

例四 给普通民众讲真相

一次也是在湖边，看见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年人，心想他在等我救他呢？于是，走上前说了声：“你好！”他立即回了声：“你好！”并主动的往旁边挪了挪，叫我坐下。

交谈中知道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入了党，现在

泪水、声音哽咽，他真正的感动了，他连忙双手紧抱着我的一只胳膊，连声说：“我答应！我答应！”一位书记就这样得救了，终于了却了我长期以来救他的心愿。

例二 给离休干部退党

每次外出前，我都求师父安排让我遇到有缘人。

一次讲完真相准备回家，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走了过来，并主动和我打招呼，指着不远处的长椅说：“坐下来聊聊？”我想这肯定是师父叫来听真相的，于是欣然与他一起去坐下，聊了起来。

原来他是位在部队从事医护工作的离休干部，已经九十岁了。我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感觉彼此无隔阂，很投缘。两人谈了许多邪党及部队中的腐败现象、当今社会的道德的急速下滑，如何败坏，江泽民的卖国和镇压法轮功等的滔天罪行。最后，我给他起了个名字退出了邪党组织。分别时，他感叹的说了声：“我们是志同道合啊！”

一次在公园里看见一位老者，没走大道而是抄近路直接从草坪上向我走来，我想是要来听真相的吧，我就站那里等他过来，并主动向他问好，我俩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凳上坐下聊了起来。得知他是从某县的纪监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离休干部，今年已九十二岁高龄，儿子是市里某局的局长。

开始时，我有些犹豫，怕他接受不了我要给他讲的有关邪党的罪恶真相，哪知在我刚讲了一些邪党的贪腐事例后，他就说：“我从部队转业后又干了几年纪监工作。共产党早就腐败透顶，早就没法治了！”这样我就毫无顾虑的讲了江泽民的卖国、镇压法轮功的罪恶，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贵州的藏字石等，他都能理解并接受，最后痛快的退出了邪党。

例三 给保安、清洁工讲真相

每个公园里都有几十位做保安和清洁的工作人员，他们大都是招收来的农民工或从工厂、企业退下来的民众。对他

×××地方的团代表，共产党现在是腐败，但是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我俩没害怕，平和的跟他说：“天灭中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共产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必遭天惩。你如果不看，就还给我们吧。听我们这样一讲，他语气立刻缓和下来，说：“我看。”我说希望他仔细看看，他答应了。

由于心在法上，脑子里时时想着救人，师父就把可救度的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

一次赶集前，我刚给自行车充满气，到集上发现轮胎没气了。我想没有偶然的事，一抬头，看到路边有一个补胎打气店。我经常赶集，从来没发现这儿还有这个店。我把自行车推过去，一喊，老板出来了，我说：“麻烦您，想借用一下您的打气筒。”他说，用吧。我用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爽快的退出了中共组织，我送给他一本《九评》和真相小册子。他说，他屋里正坐着几个好友，他叫他们也看看。我说：“那你肯定会得大福报！”

有一天，去理发店给理发师讲了三退保平安，她高兴的给自己取了名字退出了中共组织，还请了一本《转法轮》。又一次去她那里理发，她告诉我：“我看完《转法轮》后，有时想骂人就不敢骂了，怕失德啊！”她还帮她女儿退了党。她店里的两个服务员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我送给她们三人每人一个护身符和一本《九评共产党》，让她们带回家去认真看看，也让家人看。她们高兴的收了起来。

一天同修告诉我，高速公路桥下边有民工在修路。我就和丙同修带上《九评共产党》、大法真相护身符去给他们讲真相。几个人都明白了真相，入过邪党组织的也都退了出来。有一个民工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们讲完了，他们的路也修好了，就往东边去了。好象他们就专为等我们去给他们讲真相似的。

修炼前，由于在常人中为名利争夺，搞的妯娌之间不和，甚至互不来往。修炼后，有一天，丙同修对我说，我应该去给妯娌的全家人讲真相，救他们。我说：“我不去，他们以前对不起我！”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白天丙让我去给妯娌讲真相的事，我心里很难受，我错了，我这不是在用人的理争对错嘛！我是修炼人，怎么跟常人一样了？师父说：“因为你不是常人，你要走出常人的。你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你得用高标准来要求你，所以你们必须得做到这样。”^[1]

妯娌跟我这世是一家人，那指不定多大的缘份呢！我是师父的弟子，我的使命就是救人。修炼人没有敌人，何况他们还不是敌人，我怎能不救她和她的家人呢？！早上起来，我找到丙同修，把我的想法跟她说了。我说，我这就去救他们。

正好妯娌的女儿（我的侄女）生了小孩儿刚满月，我就买了一套宝宝装，编了个长命锁去了弟媳家。弟媳热情的拿水果招待我。虽然讲真相后当时她没退，后来在我去找丙同修赶集讲真相时，路过妯娌家，我又给她讲了三退的重要性，并送给弟弟他们一本《石破天惊》小册子。弟弟半开玩笑说：“讲解员又来了，这回我们都退！”叫弟媳拿过来纸和笔，把全家人的邪党组织全退了。弟媳还说，她也很相信有神灵。

三、在做资料中修自己

二零零六年夏，协调同修建议在我家建一个资料点，做法书籍。因为我家庭环境好，丈夫、女儿、儿子都知道大法好，不反对我修炼，我一口答应了。

我一直有想上明慧网的愿望，二零零七年底，技术同修给我送来了电脑、打印机，我又接手了做真相资料和发送三退名单的任务，做资料供我们当地同修讲真相。我悟到这是我的誓约，因为我不用工作，可以自己根据需要支配时间，而且我周边环境和家庭环境都很好，丈夫是那种不修道已在

还有一位党委副书记B，“七·二零”后他分管迫害法轮功，此人也是正直真诚、廉洁勤恳、善良无私。当年我校也是市内有名的法轮功炼功点，最多时有上百人参加，校内师生员工也有二十多人修炼。在书记B的保护下，学校内的大法弟子免受了不少迫害。以我为例：因我曾担任过市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是市“六一零”重点监控迫害的对像，他尽力保护着我免受了许多迫害。

例如，在我市迫害法轮功最严酷的二零零一年，我突发“心肌梗死”症状住院（实际是师父在保护我），期间“六一零”人员要追查迫害我，都被B严厉拒绝说：“他现在住院治疗，他的表现为人我们清楚，你们不要老纠缠不放、没完没了，有什么问题等出院后再说。”他还亲自去医院看望和安慰我。再如，市气功科研会为了“表功”，向市直各单位专门发红头文件开除我（我是该科研会的常务理事），说我炼法轮功，B以学校党委的名义打电话去追问，迫使市气功科研会又从新发文，撤销了原文件。对这样一位保护法轮功学员的正直善良的书记，我一直在想法讲真相救他，他夫人和我老伴关系很好，我曾叫老伴做他夫人的工作，劝他们退党，结果她以不参与政治为由拒绝了。之后，我又多次直接和他讲共产党腐败、邪恶事例，启发他认清邪党的本质。

最近，在一次B夫妇都参加的小型聚餐会上，一位同修讲了自己突然严重脑梗瘫痪不能动时，不到两天，正念走过来恢复健康的神奇过程，深深感动了在座各位，我借机讲了书记B如何保护学校的大法弟子的事情，并表示真心的感谢！

餐毕，在送B的路上，我怀着善良的真诚之心对他说：“你在极端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年代，保护我免受不少迫害，不然的话，说不定我早已被迫害致死，我无法对你报恩，今天我真心劝你从心里退党，不需要你办任何手续，只要你答应就行。”我这颗慈悲救人之心，当时让我讲话时，不由得满眼

凳，可坐下来与人长谈，能把大法真相讲透彻、讲到位，使人实实在在明白真相得救。一年多来，除了刮风下雨和有特殊事情之外，每天上午我都乘公交来去。往往能和一个人讲一个多小时。虽然人数不多，但基本上每天也都能给一、两个或三、五个人讲清真相，使其真正明真相、三退。

同修都有体会：讲真相的过程也是自己修心提高的过程。讲真相中，我遵照师父的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5]，使我收获体会颇多，举例如下：

例一 学校领导退党了

学校领导都是省厅级别的干部。由于长期从事给学生灌输党文化的工作，不可避免的他们自身也都深受其害，形成的党文化观念一时难以改变。但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出身，大多数作风正派、工作勤恳、廉洁奉公。校长A就是这样的人，深受师生爱戴。但他身体极差。

我一心想救他，怎么做呢？尽管他和我私人关系很好，也不能直接提出退党，这样他肯定不会接受，曾经有同修给他过真相，被他拒绝，说：“你信你们的吧！我们共产党人不信那东西。”他退休后在家无事，喜欢上电脑看新闻，我就主动上门给他安装“自由门”翻墙软件，让他能看到真实的新闻，他很乐意。

两年前他又患重病住院，心肺等器官严重衰竭，医生无能为力，儿女都在美国，老婆也七十多岁，营养调理跟不上。我和老伴知道后，立即行动，隔天一次分别送去鸡汤、鸽子汤、鱼汤……同时我又给他专门打印了诚念真言救命治病的事例及护身符等其它真相资料，他都欣然接受，非常感谢！这时我感到已时机成熟，于是提出退党时他欣然同意了，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他得救了，病情也日渐稳定，又延寿了两年，去世几天后，一位有功能的人看到他已去了很好的地方。

道中的人。正如师父法中讲的：“中国大陆学员在这种恐怖压力的魔难中修炼、讲真相，那是你在历史中定的，是自己那时要这么做的，而且有许多机缘促成还必须得这么做的。”^[2]

初学上网，我连鼠标都不会用，我让儿子告诉我，他就跟我嚷嚷，嫌我太笨，我要用笔记下来他教我的上网要点，他就说：“你要往纸上记，你就没打算往心里记！”有时守不住心性，就用长辈身份压他。静下心来一想，儿子的状态不正是自己的状态吗？修炼前我就是这种性格，修炼后，虽然好了很多，但还时不时的往外冒。儿子说：“我小时候，有的字不会写，你还打我呢！”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心去执著的好机会。

经过不断学法，明白了许多法理，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

刚开始做资料，机器时常出毛病，有时一点小毛病还要麻烦技术同修。师父说：“万物皆有灵。”^[3]于是我就经常和电脑与打印机沟通。它们真的也能善解人意，有时还超常发挥。比如，一次周五整体配合发正念，周六是大集，我就打算去赶集。可中午同修要来拿资料。吃罢早饭，我就去了集上，买了点青菜，顺便给卖菜的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来马上动手打印资料。十二点发正念之前，顺利将资料打完。

但有时我的状态不好，也会干扰到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有一次，由于心性没守住，和同修发生了争执。第二天做资料，打印机输送墨水的管道里面全是气，我一下傻了，打印不了资料了。我知道我错了，自己的修炼状态反映到法器上了。静下心来找自己，证实自我的心、怨恨心、争强好胜的心、嫉妒心，高高在上的心等等都过了一遍，可还是认为自己没错，要割舍那个执著心时就是那么难！

师父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著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

去掉人心的执著才重要。”^[4]我一下释怀平静下来了。以后每当打印机出现小毛病，我先归正自己，稍加处理，打印机就会欢快的工作起来。

现在我们村又建了四个家庭资料点，减轻了我的压力。现在没有异常天气和特殊情况，我也能与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儿子给我特意选了一款适合我开的小三轮车，我就带着同修，一块儿出去救人。

这些年中，我发现每当我想放松一下时，只要登录明慧网看到师父静观世间的大照片，和阅读同修正念正行催人精进的修炼体会时，我就感到非常惭愧，正念也油然而生。因我行动不很方便，和外边同修交流不多，全靠登录明慧网这个师父给全世界大法弟子创建的交流平台阅读全球同修的交流文章。

四、去掉争斗心证实法

二零一一年，我们当地的修炼状态出现问题，我地的邪悟者趁机向邪党有关部门告密，有的同修被绑架，我也被绑架到派出所，后被关进拘留所。

在派出所，我不配合警察，不报姓名、不签字，带着争强好胜的心给警察讲真相。路上，我问一警察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他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你上车上来干嘛？半夜三更，几个家庭妇女也值得你们几个警察荷枪实弹兴师动众吗？你知道你们抓的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吗？”他们谁都不吭声。虽然我说的也没错，但我是带着很强的争斗心说的，也没能让人明真相。

被关进拘留所的那一刻，我傻眼了：这哪是我们大法弟子该待的地方呀！但很快就静了下来。我开始先回忆着背以前背过的法。非法关押我们的监号里装了监控器，我不管它，除了睡觉、吃饭，就一刻不停的背法、炼功、发正念。第二天，我地派出所警察来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我的法器现在仍

请你们去银行退还给我们。”又拿出社保中心指定的定点银行账户和帐号给我。我爽快的说：“我今天来的目地就是要了解清楚后退还的。我现在就用手机从银行打给你们。”接着，就将四万多元打到了他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通常认为很难办的一件事，竟然立刻解决了，而且还是我主动去做的。交谈中他知道了我的身份，惊讶过后感激的连说几遍：“到底是教授！这么高的素质！谢谢！”

为了安全，一般我都不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此时思考了一下，觉的这是证实法、救众生的好机会，于是态度诚恳的对这位年轻人说：“这与教授无关。现今道德败坏、贪腐淫乱的教授多的是，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炼法轮功的，现今只有法轮功这块是净土，炼法轮功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这时过来一位年轻女士，看样子是这位男青年的上司，青年人和她轻声耳语了一阵后，这位女士对我说：“法轮功的人素质真高！太谢谢了！要是遇到个无赖就麻烦了，我们只能叫单位去追还，难度可就很大了。”周边柜台上的工作人员都耳闻目睹了整个过程，都面带微笑向我投来尊敬的目光。

智慧讲清真相 慈悲救世人

我执教四十二年，教过大学、中学，学生成千上万，每年都多次参加学生聚会，学校每年也都举办离退休人员的各种活动，这都给我讲真相提供了良机，成了我救度众生的主战场，每次至少也能劝退三、五人，一般能劝退十多人，最多一次讲真相后有四十二人退出各自加入的邪党组织。这两年，因武汉病毒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集会都没有了，我也失去了我讲真相的主战场。

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4]这样，我就必须改变我讲真相的方式。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去公园、湖边讲真相救世人，因为那里退休的人较多，有椅、

在钱财利益上，我一直看的淡、放的下，把它当作提高心性的考验。

十多年来，我家的一朵小花一直开放未衰，承担着给六、七位大法弟子提供师父的新经文、明慧资料，因为同修们年龄都偏大，都不会用电脑，不上明慧网，这些资料对同修们紧跟正法形势、精進实修起着重要作用。在维护这朵小花上，我和妻子尽心尽力。多年来，电脑用了四台、打印机用了三台，还有所有的耗材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费用，从未接收过同修一分钱。妻子去世后，一切事情只能由我一人承担，我都能及时的做好该做的一切。

有位同修也有个家庭资料点，他做的大法真相资料、护身符、真相U盘及大法书籍，精美、实用、品质高，同修们都喜欢用，但耗资较多，他也从未要同修的经济支持。我和他很熟悉。三个月前，得知他目前经济遇到了困难，我就立即拿出四千元钱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不肯收，经我一再说明后，才收下了，还说：这钱我只用来做大法资料，每笔记账，绝不私用。他的言行体现了大法弟子的高尚品德，也使我深受感动。

老伴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偶然间，我发现她的工资银行卡上仍然工资照发。我也不清楚工资及丧葬费用的发放具体规定，会不会有错发的可能？若多发了，就要退还。对大法弟子来说，这是很平常的，必须要正确处理。于是，我就到市机关事业养老服务中心去问。

接待的是位青年人，他查看了资料后，说：“真的是多发发了六个月了，总计四万多元。”他立即打电话到老伴单位问，可笑的是，她单位的人竟然回答：“叫她本人来！”这位青年立刻吼叫起来：“人已死了，怎么到你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及时上报？”那位接电话的人终于明白过来。他们交谈了好一会后，这位青年人说：“她的家属在这里呢，我与他协商协商看看。”于是，转向我说：“真对不起！是我们错发了，能否

然很安全，警察没找到，都在等我出去救度众生证实法用呢。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跟我们当地警察说我要回家。其中一警察说：“有啥事儿跟拘留所反映。你可以给他们写材料。”我悟到是师父点化让我给他们讲真相。

我就从拘留所的小卖部人员那里要了一个拆开的硬纸盒壳，抱着慈悲的心态，把我得法前后个人身心和家庭的受益、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台湾、澳门都可以公开炼法轮功，法轮功获得多少项褒奖、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等，都写在纸盒壳上拿给值班警察看。警察看完说：“你还敢在这宣传法轮功？还说获多少项褒奖、香港澳门都公开炼。别说是我，就是你们办案单位（指我地派出所）来人要你，也不会让你回去的。”我不为所动，心里说：“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于是从那天起，我开始绝水、绝食。每顿饭后狱警都会来问同修我吃没吃饭？同修说：“没吃！”他们就说：“不吃也得给她端来。”

我绝食的同时继续给他们写真相材料。记的那天我刚写完，值班狱警就来了，说：“给你端来了饭，你为啥不吃？”我说：“吃不下。”他说：“吃不下也得吃呀。”我没回答，然后把材料给了他。他接过去说：“你让我们看，也得写到纸上吧，你写这上，我们咋看呀？”我说：“我没纸。”他说：“我去给你拿。”他拿来了两张A4纸，我又从新写在这两张纸上，给了值班室警察。

第五天上午，我一个人正在两眼微闭发正念，感到身边有动静，睁眼一看，所长和值班警察正站在我面前。所长说：“你怎么不出去点名？”我说：“不能去。”他说：“那也不能老在屋里待着，你也得出去晒晒太阳呀！”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晚上，警察特意给我端来了一碗香喷喷的馄饨，让我吃。我不为所动。第六天，所长让我给家人打电话来看我，说：“这是特许，谁都没资格在床边会见，别人都是隔着铁栅栏见几

分钟。”我知道是师父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理了，警察善的一面返出来才会这样做的。

下午，我地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你得吃饭呀，你不吃饭，明天你回去我们怎么向你家人交代？”又说：“我现在不走，我就看着你吃，你不吃，我不走。”他让同修把饭端到我床边，说：“晚上饿了，再让他们给做点儿。”所长说：“待会儿拿几个苹果来。”我说：“谢谢，别麻烦了。”我知道那个邪恶的迫害彻底解体了。所长说：“明天是礼拜天，我不休班，专等你们那里的办案人员来把你这事办了，把人接走。”

第二天，我的家人来接我回去。我地派出所警察也开车来了，非要开车送我回去。我说：“不用了。”他们说：“你们打车还得五十多块钱呢。”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了七天后堂堂正正回家了。

五、小外孙说：“我有师父”

我女儿结婚六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四处求医都没有治好。二零一五年六月，诉江大潮兴起。我很快整理好了我的诉江状。由于我的腿不方便出去，就问女儿能否帮忙邮寄？她说当然能。她当天上午就去邮局寄出了我的诉江状，第二天从网上看到两高（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已经签收。

还有一同修来我家整理诉江状，但她打字慢，我女儿就帮她打了出来。过了几天，我女儿突然不想吃东西，一吃就想吐。我让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会保护。她还是痛、想吐。同修说，是不是怀孕了？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怀孕了。女儿知道自己是在大法中受益了！

现在，小外孙五岁多了，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三岁就会背多首师父《洪吟》里面的诗，唱《跟着师父走》、《法轮大法好》等歌曲。一次，我洗了葡萄和一个桃子让他吃，他说：“姥姥，我想让师父先吃。”我问他：“你说请师父吃了吗？”

以慈悲祥和的心态，面对病区的病人、病人家属、护工、清洁工等讲真相，期间劝退了七人。

我和妻子对医生、护士总是以礼相待，态度客气和蔼。主管医生说过几次：“你们的素质怎么这么高。”妻子去世时，医生再三拍扶着我的后背，安慰我节哀，保重身体，病区主任还给我妻子送了花圈。

师父说：“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1]“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向内找，我发现对妻子的情太重，生活上对妻子的依赖太大，以往家里的大事小事，包括人情往来、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购物理财等等，都是妻子承担，我除了帮助做些刷洗、烧饭、陪护之类的事之外，大部份时间都能用在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上。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魔难这么快就降临在我身上，妻子走了，生活环境、修炼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师父说：“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魔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魔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众笑）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3]经过一段时间的魔炼，我逐渐解脱了出来。在破除魔难中，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大法和伟大。

精進实修 提高心性

老伴走后，我一人独居，每天中午到儿子家吃饭（有保姆买菜烧饭），早晚自己解决，不讲究，不管什么填饱肚子就行了。这样一来，属于我的时间更多了，更自由了，无牵挂，无干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天都能用在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上。基本上每天都是早晨背法、炼动功、发正念，上午外出讲真相，发正念，下午上网看明慧、六点发正念，晚上学法，炼第五套功法，发完十二点正念后休息。

八十六岁老教授生活巨变中不忘使命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八十六岁。退休前，是某大学（学院）的系主任、副教授。下面就谈谈个人近两年来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魔难中信师信法 不忘使命

过去的两年对我而言极不平凡。妻子去世、疫情不断、社会形势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我的生活及讲真相的方式，但坚信、坚修大法与助师正法救人的心没有受到影响。在艰难痛苦、孤独寂寞中，我坚持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在师父的保护下，坚定的走了过来，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进一步净化和提升。

我的妻子没有修炼大法，但看过《转法轮》，一直支持我修炼，也协助我做不少助师正法的事。十三年前，妻子患乳腺癌，动手术、做放疗、化疗，吃尽了苦头。十年前，四十八岁的女儿被淋巴癌夺去了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俩经受了人世间的巨大痛苦。两年前，妻子又患了食道癌，多方治疗无效，于一年前去世。这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俩相恋结婚，风雨同舟六十二年，如今这个温馨的家轰然倒塌，随继而来的是孤独、寂寞、悲痛和思念。妻子的身影、音容笑貌如影随形，使我一时很难割舍、抹去，天天以泪洗面。

魔难悲痛中，大法给了我正信和力量，我牢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身负使命的。即使在医院妻子病危时的两个多月的陪护中，我都尽职尽责，坚持听法背法、炼功、发正念、讲真相。妻子住的是单人病房，有较好的条件，修炼上没受太大的影响。护士每晚十二点查房换班，看见我发正念、炼第五套功法时，总是向我点头表示称赞。我也总是

他说：“说了。”我问：“你咋说的？”他小手合十说：“师父您吃桃吧，师父您吃葡萄吧。”

因武汉肺炎封城那会儿，大街上几乎没有人，外孙想出去骑他的小车，他妈妈说：“你如果出去玩，坏蛋就把你抱走了。”他撅着小嘴说：“你怎么就没想到啊？你们怎么就没想到呀？”我说：“没想到什么呀？”他说：“我有师父。”

今年村里刚解封那会儿，我带着外孙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在村里，我遇到两个中学生，给他们讲明真相，并退出了团、队。因此耽搁了一会儿，同修就在前边远处马路上等着我。外孙一看就跑到我前面说：“姥姥，快，追上那两个姥姥！快，我为你导航。”

今年放暑假期间，我开着我的小三轮，带着外孙和一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遇到一个有缘人，我和同修给人讲完真相，对方三退后，小外孙都要抢着自己把真相资料、光盘送给这人。

我们全家人都支持我修炼，都知道邪党的邪恶，丈夫、女儿，女婿，儿子都向两高投递了诉江状，并且都收到了两高的回执。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给予的，早给弟子铺垫好的。现在中共病毒传遍全世界，师父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5]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抓紧时间慈悲给世人讲真相，抢人救人。

回首十七年正法修炼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的每一步的提高和升华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唯有同化大法，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以谢师恩！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二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 [5] 李洪志师父经文：《理性》

乡亲们都知道大法好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二零零二年得法的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七十岁。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身的病：神经官能症，坐骨神经痛，两条腿痛的晚上睡不着觉；两个胳膊也痛的没地方放，连一壶水都拎不动；还经常休克。我身体不好，脾气也暴躁，一生气，就掀桌子。对老伴说骂就骂，一家人都不得安宁。我学了法轮功之后，不但身体好了，脾气也好了。邻居们都说：“老婆儿（邻居对我的称呼）学法轮功之前，不干活，还骂老头；现在反过来了，老婆儿把活都干了；老头不干活，还一不高兴就骂老婆儿，老婆儿也不生气。这架打不起来了，咱们也省的劝架了。”

一、原先提不动一壶水的我，能提一桶水了

二零零二年，北京的亲戚让我去陪她住几天。我本来身体不好，不想去，可亲戚打了好几回电话，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在医院陪亲戚照顾老人。

有一天，我突然休克了。好在我是在医院里休克的，能及时抢救。可医院最后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休克的。我不想给亲戚添麻烦，就出院了。

我姑姑也在北京住，她早就修炼法轮功了。以前，她曾送给我一本《转法轮》，但我当时没想学，我儿子把书拿走了。这次姑姑又劝我学，我就跟着她比划了几下，感觉能量场很强。

我跟着姑姑只学了半天，我的胳膊就不疼了，用手拎起一桶水，没问题了！要知道，之前，我连一壶水都提不动的。我太高兴了，我决心要学法轮功。正好闺女来接我，我就跟闺女回家了。一回家，我就赶紧找儿子，要那本《转法轮》。

的再也制约不了我了，我现在也能认识到“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4]“信师信法”不再是“空洞”的了，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的法的展现，也是修炼中至关重要的法宝。

这段经历让我更明确的认识到，修炼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难关，只要我们“坚修大法紧随师”^[6]，只要我们能做到相信师父，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并在法中坚持做到实修，师父肯定会加持我们一路走过，最终送我们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园。

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这强大的正念之场熔炼着我，使我在这次所谓来势汹汹的“清零”骚扰中，能不断的归正自己，既理性的在家庭中做好，也在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的路上更加成熟，为证实大法尽一份微薄之力。

注：

- [1]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修内而安外〉
-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预〉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4]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 [6] 李洪志师父诗词：《精進要旨二》〈心自明〉

还发‘严正声明’？我都怀疑这时候发这种‘严正声明’还起不起作用？”是啊，该抉择的时候，要靠我们自己，因为这就是修炼。我想：要修炼，就不要逃避，不要老是原谅自己，不要想带着人心的狡猾溜过去，要按照法的要求做才是修炼，并且关键时刻，我们要向前迈而不是退缩。

一天晚上，丈夫非要给我远方年迈的父母打电话，说要和我离婚，他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劝丈夫不要冲动，骚扰老人家，他不听。我情急之中，铿锵有力的对他说：“我不想离婚，你非得要离，我也只好成全你！我相信人各有命，孩子已经结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而且福都是德换来的。这些年，我都是在为你们活，也算对得起你们。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如果要我放弃修炼，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希望你能理解和支持。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谁来也不行！”

听我这么一说，他嘟囔两句不再闹腾了，慢慢的一切趋于平静，我感觉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之前，我也多次跟他讲过：我不偷不抢、不做坏事，想做个好人没有错，你们所承受的一切不是我造成的，是邪党的无神论使整个社会传统文化缺失、道德沦丧、人性堕落，造成了这场残酷的迫害。其实他是知道大法好的。

从此，我把自己和家人都交给了师父，心不再煎熬，面对家人的抱怨和冷漠，我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尽力好好照顾他们，但是心里已经坚定了不签字、不配合邪恶迫害的决心，竟有了一种宁愿前进一步为法死、不后退半步苟且生的强大信念。

今年四月份，中共又一阵骚扰开始时，W同修看到我的状态说：“去年，你是那种状态，今年就象金刚一样。一年的时间，变化这么大！”这里谢谢同修的鼓励。其实，我觉的自己除了坚持之外，什么也没做，我真实的感受到，是师父把我那个顽固的怕心拿掉了。是的，以前那个顽固的怕心真

他只是看了书，但没修炼法轮功。我刚开始看《转法轮》，就觉的书中的真好，我后悔自己没早点看。就这样，我得法了。

二、原来是佛法修炼

虽说我开始学法、炼功了，但我并没有明白法轮功是修炼，不是一般祛病健身的气功。尽管我每天看《转法轮》，但常人的喜好却没放下。有的时候，我正看书呢，有人一来叫我去打麻将，我抬脚就走。

有一天，我正在看书，有人叫我去打麻将，我把书一合，就要走。刚走到卧室门口，就听到有人嚷嚷，而且不是一个人。可是屋子里、院子里都没有人啊！声音好象是从书里发出来的。我急忙退回去，拿起书，声音就没了。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就玩麻将去了。后来，我和当地同修联系上了，才知道，修炼法轮功，就不应该玩心太重，不应该再打麻将了。我明白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书中的声音不是幻觉，是不让我去打麻将。从那时起，我就戒掉了打麻将的陋习。

我修炼时间不长，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了。我浑身的病都好了，就连老花眼都好了。到现在，我看书都不用戴镜子。家里什么活儿我都能干了。有一位老同修送给我一幅师父的法像，我高兴的把师父的法像挂在了墙上。我还摆上了香炉，我每天给师父敬香。

有一天，我给师父上香时，突然看到有四个金黄的大字：“法轮佛法”。这四个字放着金光，从西往东，缓缓移动，象放电影一样。而且还出现了天国的景象，宫殿都看的很清楚。供桌上又出现了两个底端是白色、上边是浅蓝色的蜡台，火苗一闪一闪的。桌子上还出现了两个馒头大的水晶球，里面放着七彩的光，而且是旋转的。

我仰望师父，师父微笑着看着我。我太激动了，我知道师父给我显现这些，是让我珍惜修炼的机缘，勇猛精进。

三、早产儿得救了

说一件发生在我村的神奇事：二零一九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我就把大门插上了。突然，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本村的一个大妹子。进屋后，她急切的对我说：“我家孙子医院治不好了。我姐（大法弟子）在外地，她打来电话，让我找你们。我是来看看你们法轮功能不能救救这孩子。你们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原来她的孙子是个早产儿，先天性气管狭窄，经常出现呼吸停歇，随时有生命危险。我问她：“你相信法轮功吗？”她说：“我相信，我们全家都相信。”于是我就跟她去了她家。一进屋，看到小孩的妈妈、姥姥、姥爷、妯子都在小孩旁边守着，看着孩子。孩子张着小嘴，倒着粗气。

后来听家人说，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孩子不行了，已经把埋小孩的小车、铁锹都准备好了，办这事的人也找好了。

我把孩子抱起来，叫着小孩的名字说：“如果大法师父救了你，你们全家人一定要洪扬大法啊！”我连着说了三遍。我放下小孩，对孩子的奶奶和屋里的人说：“现在，你们全家人都诚心诚意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要多念。再让小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家人都答应着，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二天，我又去了孩子奶奶家。一进门，孩子的妈妈高兴的说：“孩子好了！早上三点就好了。嘴合上了，呼吸正常了，不停歇了。”

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孩子，看到他正躺着玩呢。这孩子长的挺俊，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挺招人喜欢。

大法师父救了这个孩子的命，他的全家人无不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现在这个孩子长的胖胖壮壮的。若是有谁问起：“你家孩子是怎么好的？”他的家人都会说：“是法轮功师父给治好的！”

在这之前，我也曾为去怕心请教过同修，有的同修背诵师父说的话：“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4]有的说，师父说了：“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5]有的说：“信师信法，信师信法。”当时我真是修为不足，感到这些话对我来说还是摸不着，根本触动不了我那顽固的怕心。

后来，和Y同修做了一次深入的交流。她当年在那极其邪恶的环境下，是怎样面对怕心，克服感觉警车就停在门口的情况下，坚持做真相资料救人的。又联想到有的同修曾抱着孩子进京上访维护大法；还有更多的同修无畏生死，在狱中遭受极端酷刑也不背叛大法的伟大壮举；更有许许多多同修出钱出力、辛苦奔波救人的无私善行……

我在心里汇总着这些平凡同修的辉煌事例，我的怕心被一次次的撞击着，我看到了同修们那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堂堂正正维护大法、救度众生的崇高境界；看到了大法造就的生命之无私无我；看到了大法造就的正法正觉的慈悲与担当……感佩之余，我审视自己的内心：怕心驱使下，为了自己小家的安逸缩手缩脚，好象是在有选择的修炼，这不就是旧宇宙的特点，旧势力的表现吗？悟到和做到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应该尽快放下私心与安逸，象同修们一样勇猛精进，做到实修才是真正的修炼，不然与纸上谈兵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件事是，当W同修看到我在内心煎熬时，怕我承受不了，曾建议我离家躲一躲。这时，另一个同样面对骚扰的同修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同修说：“躲哪儿去？常人找不到，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找得到你，躲避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摆正基点，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我没有选择躲避，在艰难中坚持着。

也有学员提到要不要先签个字，以后发个“严正声明”再接着好好修？我想到L同修说过的一句话：“都什么时候了

的放下了什么执著，去掉了什么人心，我只是在坚持，想要坚持修下去，坚信大法是正确的，师父真的是在正乾坤，救众生！我敬仰师父的慈悲伟大，我愿意被师父洗净，期盼能做一个助师“主掌天地正人道”^[2]的大法徒。我觉的我只是有这种愿望，只是在尽力坚持，师父就帮了我。忽然间，我觉的这个生死大关已经制约不住我了，我甚至无需顾虑太多，只需有坚持跟着师父走的愿望就行了，证实了师父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3]

接下来的一天，单位三位领导来我家，恰巧我没在家。我知道，回避于情于理都不对，会造成常人不理解，也证实不了大法，我没有理由不去面对，于是，次日我请师父加持，一路发着正念去单位分别见了三位领导。

单位正局长很忙，我在走廊里等了好一会，才见到了他。他很和蔼，善意的和我说（大意）是：他干了一辈子工作，马上要退下来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工作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原来也知道有对法轮功的管控，但现在第一次听说把法轮功上升为“政治任务”。他让我想想他的这个“第一次听说”和这个“上升为政治任务”意味着什么？！让我想想孩子的前程，家庭的冲击，再真把我的养老金停了，这是何苦呢！咱走直道，拐个活弯儿，胳膊拧不过大腿，别明摆着吃亏呀！当时从他的口气中，我感受到了他的善意和当局迫害法轮功的严重性，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竟没有害怕，我意识到不能光听他讲，自己得做主角。于是，我平静的谢过他的好意，见缝插针的跟他讲法轮功基本真相和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非法。

最后，我把真相信和真相优盘分别送给他和另一位政法副局长，告诉他们：这里面是我想对他们说的话，让他们多了解一下大法和大法弟子。他们都拒绝收资料。这次没能救了他们，但对于我来说，终于能突破怕心，敢于正面面对了。

四、乡亲们知道了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这么好，所以我在公共场合给乡亲们讲真相、送真相资料。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时，我没有怕心。我经常骑车带着一口袋的明慧期刊去赶集。到了集上，我左胳膊抱着一摞期刊，右手拿着一本期刊。我一举右手，就开讲了：“乡亲们听着，中共邪党要灭亡了，是老天爷要灭它了。赶快退出它的党、团、队吧！退了就平安了。这是真相期刊，谁看谁来拿。”这个时候，就有人陆陆续续的来拿，我就赶紧给他们讲为何要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有明慧真相台历。真相台历很漂亮，人们都会过来拿，有人怕拿不到，就自己动手从我的袋子里拿。时间长了，人们就都认识我了，不用我再喊，想看的人就主动过来拿。

我做的很顺利，时间长了，就生了欢喜心，也不注意安全了。一天，我刚到集市上，这个村的村书记就赶我走。我换了一个地方，他又跟了过来，上来就给我几个嘴巴子，还要打电话举报我。我骑上电瓶车就跑，刚出村，就掉到路沟里了。

回到家，我向内找，我是有些太不注意了。除了在集上大声讲真相，我还总是在他们村的大队队部门口，支上车子，讲大法真相，让他这个书记也为难。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这一点我没做到。从这以后，我就不再在大队部门口讲了。

隔了两个集之后，我又去那个村赶集。村书记过来，把我叫到一个胡同里，对我说：“上次我打你，是我不对。你以后别上正集上讲，给我个面子。”我说：“行。”回到集上，有人告诉我，书记上次打了我之后，他就开始胳膊疼。书记哪只胳膊打了我，哪只胳膊就疼；打了我几下，胳膊就几下、几下的疼。我明白了书记为什么要给我道歉，原来他知道自己是在遭了报应。现在人们一看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零二零年腊月初五，村里大队的喇叭吆喝，让全村老少都要到村里的小广场去做核酸检测。我心想，救人的机会来了，我求师父加持我多救人。我拿着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去了那个小广场。

我村大概有三千多人。小广场东、西两侧摆放着桌子，人们排着长龙，一个一个的做着核酸检测，我在东侧做了检测。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索性放开嗓子喊吧。我就站在队伍的外边，把胳膊一抬，我说：“乡亲们，听我说几句！疫情防范是应该的，可是，要真得上了，也有治不好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秘方，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保证病毒不找你。大伙人人都念吧！争取咱们村一个感染的人都没有。这样，是不是也给国家做了贡献啊？！”

村民们笑着，回应我：“我们老念着哪，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的说：“婶子，咱们村一例不出，别的村也得一例不出啊！”我说：“对，别的村的人念，也会一例不出。”

东边喊完了，我又到西边喊。村干部们一个个笑着不吱声。我开始给人们发真相资料和护身符。这时，我儿子过来了，他用胳膊圈着我说：“娘啊，咱回家吧！”我知道是他脸上挂不住了，就随着他往家走。等看着儿子进了他自己的家，我扭头又回广场了，接着给人们做三退。

五、医院院长让我随便贴真相标语

有一年的夏天，我去一个村讲真相，可是大街上没几个人。我转来转去，转到了一个乡村医院。我想医院里人多，就到医院去讲吧。进了医院，我就开始串病房，给病人讲三退保平安；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病情就会好转。

这时，医院的院长来了。没想到，他对我说：“你讲吧。我去过香港，香港大街上就有炼法轮功的，没人管。这院子里有施工的人，你也去给他们都退了。”

时不时冒出的怕心，让我想到邪恶种种残酷的迫害手段，这对于我来说，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生死大关，不但要放下执著，在家庭中做好，还得要放下生死。曾有一瞬间，就感觉另外空间“呼”的压下来一层厚厚的物质，让我感觉特别压抑。当时也没想起及时发正念解体和清理它。接下来几日里，心揪着，难受至极，肠子都绞着疼。我为自己的修为差而难过，这一关真是剜心透骨……

在学法点上，我坦诚的讲述了自己碰到的问题和备受煎熬的心境，并控制不住的眼泪哗哗的流，紧抓着身边W同修的手，想抓到一种依靠来支撑我这几乎坍塌的心和艰难的修炼。

和我一起学法的两位同修法理都很清晰，Y同修总是那么平和、理性，象一潭幽幽的湖水，温婉而恬静，跟她在一起，会感到心里很踏实。她告诫我：“这一关过不去，以后会加大魔难过关的。”那些日子W同修不辞辛苦，经常来我家看望我，帮我向内找，和我在法理上切磋，甚至是棒喝。虽然感觉她有时分析我的问题不对号，但我感受到她那颗真诚帮助我的心，太可贵了！当时我感觉我非常需要有这样的同修好好棒喝棒喝我，帮我向内找，与我共同分析问题所在。

她俩要我多看看师父的《精进要旨》和《精进要旨二》，还有师父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的讲法及新经文。我觉的这很重要，我强迫自己多学法。当时觉的看了，好象也没怎么进大脑，但我仍坚持看，看不进去的时候，就读出声来。后来体会到看似没有什么效果，其实法是有威力的。W同修还给了我一本《反迫害法律手册》，仔细阅读后，也让我更明确了“信仰合法，迫害有罪”。不知不觉中，我的心境在慢慢的好转并向法中归正。心里真的谢谢两位同修的关心和帮助，谢谢师父留下的集体修炼环境，更谢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

其实，真的是师父的加持，因为我感觉当时并没有明显

她惊恐不安，失眠，苦苦哀求我，在家愿怎么炼就怎么炼，表面还是违心应付一下吧……

我向她解释：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我不能为了一己之私签字妥协，那样是对佛法的亵渎，对邪恶的放纵，对千千万万个被迫害的修炼人及其受难家庭的漠视，甚至是推波助澜，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不但害了你们，也害了所有参与进来的人。孩子看劝阻不了我，无奈的以泪洗面，以头撞墙……这强烈的冲击着我的心。

丈夫不善言谈，脾气暴躁而脆弱，又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担心因为我的坚持，会给全家带来麻烦。因为家人都有所谓体面的工作，女儿、女婿在事业上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人，他怕影响了孩子的夫妻感情和家庭的幸福，也怕受到外界歧视和笑话，就告诫我：如果再坚持，就和我离婚。丈夫整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

过程中，我虽然也发正念清理干扰因素及种种执著心，但表面效果不明显。我尽量保持平静，不去和他们发生碰撞，表示理解他们，也请他们理解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得到什么而坚持，而是真的为了他们和众生好。但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的那种好，我们就想眼前过个清静的日子，不被一次的骚扰。“三年攻坚”是个什么概念？听说外松内紧，想想都怕。其实家人都知道大法好，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出于对邪党的畏惧和无奈。

作为常人他们没有错，我不能强迫他们，也不能态度强硬偏激的让他们误解。有同修说我，你不能太软弱了。孩子和我感情很深，又是独女。我想我不能表现的让他们认为修炼人为了自己要圆满就没有爱心和亲情了；但我们修炼人的爱是超越了常人的认识的，所以要做好。我们应该看到生命在求救。

面对家庭魔难，感觉要处理好是个棘手的难题，再加上

那天，我顺利的给医生、护士、病人、拿药的人、施工的工人都做了三退，一共劝退了二十九个人。我高兴的对院长说：“你将来肯定会得福报！”院长说：“我早就得福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前段时间刮大风，他们医院周围住户所有的大棚都被刮飞了，只有他们医院的大棚没事儿。他很好奇，就出去转了转。他看见医院大门口左边杆子上贴着：“法轮大法好”，右边杆子上贴着“真善忍好”。他明白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和他的医院。院长对我说：“我这医院你随便来，标语你随便贴。”

后来，我又到医院去过几次，有一个医生还得法修炼了。

我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年了，修炼的体会说也说不完。在这期间，我被警察绑架过，还被非法抄过家，中共人员三番五次的骚扰我，这都改变不了我对师父的坚信。我的孩子们也由害怕变成了支持我修炼，他们都得了福报，个个日子过的挺红火。我家以前在村里是贫困户，现在是富裕户了。

村民们都说是我学大法的缘故——有神护！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大法修炼人。

平和而坚定 ——受领导佩服的大法修炼者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不知不觉走过了二十四年修炼路，一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此说说自己的修炼心得，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家里，在单位，还是社会上，我都在努力遵照真、善、忍去做。最初遇到一些事，虽然表面做到了，但心里还会有不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保护下，渐渐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在常人看来很重要、很气愤、很难过的事，我都能平静对待，感觉不到什么了。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轻，这是关键问题。”^[1]

在我修炼前，妻子是很贤惠、勤劳的。中共迫害大法以后，我坚持修炼，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绑架、抄家。中共对我信仰的迫害给妻子、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他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有着超常的意志力和承受力；而未修炼的家人，他们面对中共的邪恶，感到的是巨大的压力和无尽的黑暗与痛苦，渐渐的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逐渐的，妻子的性格变了，变的易怒，甚至蛮不讲理的咆哮。我很同情、理解和心疼她，知道讲真相是最好的解药，但信仰无神论的她，加上痛苦和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孩子的保护意识，导致她从来不听真相。我只能更加关心她和孩子，细心照顾这个家，努力做好工作，努力做好“三件事”，学好法，用行动感化她，适时给她和孩子讲真相。

几年前，妻子退居二线。在中国大陆，很多国有企业领导一般是提前五年回到家里，不用上班，却保留上班时的福

面对“清零”骚扰 心性在大法中升华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觉的自己修的不好，微不足道，但想到每每从明慧网中索取，不积极的付出，是不应该的。又想到每周的“严正声明”，还有那么多学员身在其中。值此法会之际，我就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这一年来面对“清零”骚扰走过来的心路历程，希望对如我一样过关艰难的同修有所帮助。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多多批评指正。

“清零”之始，得知邪党出台了长达数页的秘密文件，制定了一系列的迫害措施，针对每一个人逐一排查及三年“攻坚计划”。我听到后，没有立即全盘否定，而是带着人心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考验。当时Y同修坦然的说：邪党说了不算，一切师父说了算。由于自己心性不到位，暗想：说是这么说，但邪党已经开会明文规定了，肯定就得实施了，我们就是否定它、能否定得了吗？——当时就是人心太重，用人眼看问题，把它看的太实了。

现在分析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没有立即全盘否定邪恶的安排；没有想到师父，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没有相信对于修炼人来说，人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不实的；也没有想到“修内而安外”^[1]的法理；更没有想到从中要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及证实法！无奈的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

结果是：单位开始找我，让朋友出面说服我，无果后用株连政策向我家人施压，让我的孩子劝我。我的女儿柔弱、善良，她从小懂事、孝顺，但承受力很差。现在她既要面对心爱的母亲，又要满怀恐惧面对恶党的暴政、株连迫害；还要强打精神面对单位领导和日常工作、自己的公婆和幼子，

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向上冲。梦中的那段路极其陡峭，几乎是垂直的角度。我很害怕，总怕摩托车会后仰着翻下去，就用两只手的指甲随着车速快速的抓地。但我感觉到开车的同修头脑中是空的，没有一丝怕意，好象对他来说，路就应该是这样的……

梦醒后，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在这个救人的项目中，修炼扎实的两位同修不但又苦又累，付出的最多，而且还包容着我的各种怕心和人的各种观念。整个项目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我们的修炼状况。随着项目的进展，我也在两位同修的带动下提高了心性。

梦中的一切在现实中都是有对应的：那两位技术同修，一位是两班倒，有时刚下夜班就要在白天马不停蹄的赶去安装新唐人电视，期间根本得不到休息；另一位同修，一次在安装新唐人的前夜，赶到两百多里之外的地区发放真相小册子，凌晨三点多才回家，没睡多久就起床准备白天的安装项目了。为了挤时间学法，有时安装的地方比较远，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同修就带上师父的《洪吟》，我们在车里共同背诵，或在车上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

通过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我也真切的体会到了新唐人电视是师父给予弟子们救度众生的法器。电视上面的节目丰富多样；主持人与嘉宾的评述掷地有声；播放的时段也符合大陆民众的观看习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讲真相的空白领域。只要人们持续观看，一定能洗刷他们对大法的误解，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

我要在师父正法的最后这段时光里勇猛精进，让师尊少些操劳，让有缘众生多听到法轮大法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

利待遇。妻子只是在家闲着，每天练练书法，读读古诗，外出旅游，搞搞摄影等，也几乎不干家务。而我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是做饭、干家务。单位同事和左邻右舍都称赞我是“模范丈夫”，因为动不动妻子、孩子就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这种事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师父说：“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1]我常常为妻子无理的发脾气而可怜她，无奈她什么都不听，也不信。也许是我做的不好，也许有其它原因，但每个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像，何况家人。

我在单位是内训师，经常给员工讲课，做培训，对相关技术掌握的较好，授课方式和态度细致、耐心、热情，是最受欢迎的培训师。一般人都觉的我很独特，挺敬佩我。我想，这可能是师父让我通过这种方式救度更多的人，所以我就在培训休息时间，在聊天中，给他们讲真相。

我上大学时，并没有学过机械制图，但前几年，出于兴趣，业余时间自学了Solid Works（研发机械设计软件）。开始只是为了年底自己的技术革新设计和汇报所用，结果单位很多人设计加工一些工具、零件时，都来求我帮忙画图，而不去找专门搞制图的同事了。现在，我似乎成了单位设计加工的专家，哪个领导有什么想法或加工什么东西，都来找我，或者让我给参谋参谋。

我设计的图纸，加工厂家都很佩服，说我的图纸工人看了就会干，因为我的图纸有工程图、三维图，有的还附加了提示、说明。有的厂家出于感激，给我送东西，我坚决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修大法的，做的好、帮助别人，都是应该的，不能要人家的东西。你们也都不容易，请把东西用到其它有用的地方吧。”

我碰到的一些厂家的人，一般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劝

“三退”。我想，我做的好，会清除他们思想中被邪党灌输的毒素，他们也会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师父说：“我们说的悟不是这个悟。正好是他说我们在个人利益上傻一些，我们讲的是这个悟。当然也不是真的傻，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的淡，而在其它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的很好。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个人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当中，我们看的淡。谁会说你傻？谁都不会说你傻，保证是这样。”^[1]

因为修大法，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在单位，不管干什么工作，我都会看到一些工艺、工具、设备的不足，然后，逐一进行改进，别人绞尽脑汁也搞不出什么革新，我每年技术创新能搞十项左右。

由于我做事认真负责，技术比较全面，单位领导非常信任我，让我带领几个同事利用业余时间搞修旧利废，为单位节约成本、创效益。去年，我和几名同事共完成修旧产值六百多万元，年底媒体又是报道，又是上电视。领导们很高兴，更加佩服我，认为我做到了他们想不到的。期间，和一些领导接触较多，我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大都诚恳接受。

年底，邪党搞起了所谓的“清零”行动，给单位压下了让我签“三书”的任务。我们单位除我外，还有一位同事修大法。这让各级领导都很为难：都知道我工作出色，我的为人、口碑，无可挑剔，尤其是为单位创造的效益，令他们无法开口。

由于我的工作成绩突出，年底单位评劳模，我所在基层单位把我作为第一名报给上一级领导，上一级领导面对我的成绩、人品、威望，没法取消我的劳模资格，就硬着头皮上报给公司，公司领导正在为我的事发愁，怕犯“政治错误”，就取消了我的劳模资格。所以，有同事开玩笑的说：“有人年年被上报，年年被取消。”

我就开始默默的发正念：清除自身的和外在的邪恶因素干扰，一思一念都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

说来神奇，当我归正自己的心态后，信号很快就调试出来了。高兴之余，同修跟我们交流了他有爱面子的心，我也曝光了我的急躁心、怕心。这使我真正的体验到了要想做好救人的项目，不但正念要跟上，心性还必须到位，大家要形成整体才行。

就这样，新唐人电视在大姐的家落户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接收器安装后不到半年，新唐人节目逐渐成为大姐夫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一次，大风使接收器发生了倾斜，导致新唐人节目接收不到了，急的大姐夫多次找我去维修，还说要出维修费。我们去修理时，旁边正在玩游戏的外甥接话说：“快修好吧，修好以后我就不会整天玩手机了。多看看真相新闻，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

在安装的过程中，因为另外空间的因素干扰或个人心性不到位，也出现过几个小插曲：比如丈夫开车载我们去安装新唐人电视，没喝一滴酒的他居然在上路后被交警查出酒驾。我稳住内心，发正念。再次检测后，丈夫被顺利放行。

还有一次，在给亲戚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时，屋主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从屋里冲出来，满嘴“小粉红”言论，激起了我的争斗心。我一时气不过，与他针锋相对。最后在同修的劝解下，我意识到自己动了人心，没守住心性。向内找后发现，自己在来安装新唐人的路上就已经对这家人抱有偏见。因为我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想法，才有了这次安装的波折。

从那之后，每次与同修配合安装新唐人电视之前，我都会告诉自己要守住自己的一思一念，认真学法、炼功、发正念，不敢有一丝懈怠。

就在那段精进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个梦：摩托车前面有个斗一样的座位，我坐在里面，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同修

其实不论世人当时的态度如何，只要他们肯看，便会逐渐清醒，最后就会象我丈夫一样明白大法真相，回归传统，有个好的未来。

在安装的过程中，也修去了我不少人心。我大姐夫和我丈夫过去一样，曾是个被邪党谎言蒙蔽的受害者。虽然他知道妻子在法中身心受益，但仍经常打骂我大姐。这也造成我想为他家安天线时思想上受到了干扰，后天观念和思想业力开始往我脑中灌输：安装新唐人可能会给大姐家带来麻烦，如果大姐夫因为此事再度打骂大姐该怎么办？等等。

这些想法压不住、排不掉，搅的我整个上午心神不宁。这时又看到负责安装的技术同修一上午都没调试出信号，又冷、又累的。我心想：“安一个锅咋这么长时间呢？”内心就急躁起来。我对技术同修说：“你这么辛苦，还没信号，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同修欲言又止，但可能是看到我的强势，或是我俩不太熟的原因，就同意停止安装了。

第二天，同修又反复调试了两个多小时后，还是没有信号，我又起了急躁心说：“这家先放放，别调了。去下家看看咋样？”谁知，骑坐在窗框上的技术同修这回身子没动，转过头来跟我和另一位同修说：“咱们安的是救人的电视天线，在另外空间那是正邪大战。所有参与的人都得发正念，铲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要有常人的思想，唠常人嗑，要正念加持这个项目。”我的思想业马上反驳说：“不就安个锅吗？还那么多讲究！”可我明白的一面知道，这位同修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已经有十多年了，肯定有过这方面的修炼经历，同修说出的话掷地有声，很在法上。

我大姐的家是十五层楼，那天风又大，同修的脸被窗外寒气冻的通红。同修骑坐在窗框上两个多小时姿势基本不变，仍在不急不躁的反复调试着，依然不愿放弃。而我坐在屋里，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埋怨情绪，我一下感到万分羞愧。于是

一段时间内，一级级领导、一拨拨人找我谈话，他们都很为难，很多人与我一直称兄道弟，却不明真相。他们见到我，大都又是叹气，又是挠头，开口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我们不是让你放弃信仰，你该怎么炼还怎么炼。但是上边要求……”每次我都微笑着、和蔼的对他们讲：“我很同情和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是，法轮功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民众欢迎，也没有一个国家反对和迫害法轮功，相反得到几千项褒奖，只有中共在迫害。其实法轮功在中国法律规定中也是合法的。”

过程中，我和另一位同修给他们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讲当前国内外真实的形势等等。最后，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签（放弃信仰的保证），不仅为我们自己，也完全为了你们好，因为中共在迫害我们，让你们协同犯罪；如果我们被迫签了，将来中共解体了，你们会为此而受到牵连。”

每次谈话，我都把它作为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我知道有师父在加持保护，表面的现象只是考验而已。在我经历这次考验期间，有的同事听到一些消息，说什么如果不签“三书”就会被单位开除等等。每当听到这些，我都呵呵一乐，心想：师父说过：“一个不动就制万动！”^[2]和我关系好的同事，说我死心眼、傻，我就告诉他们：“人活在世上，信仰是第一位的，因为压力而背叛信仰，就没有了做人的根本。”他们听后都默不作声，有的干脆骂起了中共邪党，有的还说要替我签，帮我化解危机。后来，有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表示道歉，还说没有想到我竟然没有半句过激的言论，讲话是那么的平和，与宣传的完全不一样。还有位领导对我说：“我最佩服你们的坚定，我最痛恨共产党。”

以前，我对“处处做一个好人”的理解只是觉的，我们做好了，让别人觉的我们好，今天我才明白，真正做一个好人，就会证实大法好，就会化解魔难，使邪恶无法钻你的空子，

同时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说：“老子讲过这样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闻道，好不容易得正法了，今天不修更待何时？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哪，要在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的最扎实。”^[1]

在修炼的路上，在魔难中，周围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认识，其实都是正常的，必然的，就看我们是不是“上士”。尤其在今天的邪恶迫害中，我们各方面做的好，坚定的信师信法，就会救度周围的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珍惜同修缘

文：湖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A同修和我一起讲真相，已经有十年以上了。在我们相约的地点，她经常会晚到一点点，急急忙忙的赶过来，有时候饭都来不及吃。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家里来了客人，来晚了。”或者说有这事、有那事。我说：“下次，我只等你五分钟。超过五分钟，我就走人。”有时，超过五分钟了，我还在等她。A同修看见我没走，很高兴。

A同修很忙，有做不完的家务事，还要带小孩。她象个小和尚一样，很能吃苦，还整天乐呵呵的。她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店里有一个小电视机，播放着新唐人电视，经常有人来看。

这个小杂货店也是A同修救人的好场所。她给人讲真相，三言两语就把人劝退了，退的人还不少。她家周围附近的邻居，基本上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只有个别人没退。

在安装新唐人电视中提高心性

我丈夫曾经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因为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一直反对我修炼，甚至对我大打出手。现在通过观看新唐人电视中的节目，他彻底明白了真相。如今，他也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但支持我修炼，还多次在世人面前公开揭露中共的恶行，协助我讲大法真相。

有一次，在同修间的小范围交流中，我跟大家谈到了我丈夫观看新唐人后的转变。同修们纷纷提出，应该向民众推广新唐人电视。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收看新唐人节目而明白了真相，那么他们所有的至亲家属都会有希望得救，因为海外见闻与真实的信息会在家人中传播。

有了这个想法，我便决定自己花钱，免费给有缘人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我先从近亲的家庭开始做。完成后，又将远亲和儿时的发小都罗列进安装名单。这些人有的已经二、三十年不联系了。

昔日的表哥、表姐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的亲戚已经离世。我多方打听和询问，找到了他们位于农村的家，并拎上礼品登门探望。遇见亲戚已经过世的家庭，就找他们的子孙攀谈。我利用这个机会挨家挨户的讲真相、送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看到有条件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家庭，我就提出自己想免费为对方安装新唐人，为的是让大家看看真实的世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告诉他们新唐人电视能让人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知道怎样做才是躲过这次灾难的最好办法。

说到这里时，那些敦厚善良的亲戚，都乐呵呵的同意我给他们安装，还主动说自己付钱，当然都被我谢绝了。精明的亲戚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但在我的耐心劝说下，也都知道了看新唐人节目的好处，最后都同意安装了。当然也有不太相信的，但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有的也顺利安装了。

针对那些决定学法的亲属，我和大姐尽量去想办法陪同他们学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艰辛。这些亲属居住的地点比较分散，有的在市区内，有的家在百里以外的乡村。

因为大姐打工，除了上午打扫卫生外，她还要负责雇主的一日三餐。为了赶时间，我们经常在午饭后以最快的速度去赶公交车。学完法后，再抓紧时间坐公交车回来，避免耽误大姐给雇主做晚饭。困了、累了，我们就在车上眯一觉。下车后，我俩经常是奔跑着准时到达亲属家。

就这样，不管刮风下雨，我们没耽误过一天学法进度。亲属们都由衷的感叹说：“唉！天这么热，中午又不能休息，跑的大汗淋漓，真是服了你们了！”感叹过后，在学法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敬师敬法，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缘。

前几天，在一次生日宴上，大爷家的二姐说，她也想听师父讲法和《忆师恩》。我看了看坐在二姐身边的叔伯嫂子，想起自己曾在一年前给过她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就让她先借给二姐听一听。没想到，叔伯嫂子一口回绝说：“不行，那个播放器我每天都在听。”我很惊讶，因为在叔伯嫂子拒绝我之前，我一直以为修炼对她而言可有可无，还以为她最近忙着给儿子装修房子，可能带修不修的了。没想到，现在她已经离不开大法了！

自从我一九九七年得法之后，我们整个家族先后有十人陆续得法修炼，除了老弟弟之外，姊妹七人加上母亲都读过《转法轮》。还有一些亲属虽然没有走进修炼中，但有时赶上我们学法小组正在学法，他们也会参与其中，还用大法的标准衡量我们，给我们的修炼提意见。

家族里四十余人，大多数亲属都知道按照大法的法理做好人，还出现了两例医学奇迹。这真是法光无限耀三代，佛恩再造众生啊！

她很乐意给人帮忙，每年要给邻居们包粽子，还要做一些坛子菜、霉豆腐，人家都说她做的好吃。她就你一碗，她一碗的，送给人家吃。人家都不叫她的名字，都叫她“神仙”。A同修一出门，邻居看到她，就问：“你又去发资料啊？”“你又去退党啊？”她笑而不答。

她从来不发脾气，对人很实在。我问她修炼之前，脾气有这么好吗？她说：“没有，我以前脾气不好，喜欢骂人，骂我丈夫是家常便饭。”

她说，有一次一个女的到她那里买东西。那个女的说给她钱了，她说没有。两个人吵了起来，又打起来了。她拿起一瓶啤酒，往那个女的脑袋上一砸，就流血了，缝了好几针。那女的可不好惹，她上面有人。最后，派出所警察出面，她赔了那个女的五千元钱。

在八十年代，对一个小老百姓来说，五千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问：“你哪来那么多钱？”她说：“我晚上搞夜宵，卖炒米粉、凉菜、卖冰棒。凌晨两、三点还在做事，我身体又不好。有几次，我都病的晕死过去。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身体完全好了，浑身是劲；脾气也好了，也不骂人了。”

是呀，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得到了这么伟大的大法，还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我们，指引我们走在一条返本归真的路上。我们真的要修好自己，多救人，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有几年，我俩心里想的就是多救人，夏天不觉的热，冬天不觉的很冷。我们互相配合，没有间隔。记的有一次在大学城讲真相，面对三五成群的大学生，我们相互配合讲真相、发正念，一共劝退了一百七十人。

我和A同修之间没有矛盾，吵不起来，因为她总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只怨过她两次。一次是我们讲完真相，

坐在公交车上，她说：“今天退了多少人？”我说：“没数。”她说：“拿来给我数一下。”我心里想，名单都放好了。人都是师父救的，数什么。我不情愿的从包里拿出了三退名单给她。A同修数后告诉我：“一百零三人。”她顺手把名单插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口袋是敞开的。下车时，我听到一声响，好象掉了什么东西。我弯腰看地上，也没看到什么。到了晚上，我想把三退名单整理一下。我把包翻了个底朝天，衣服都翻遍了，也没找到。

这可不是个小事，我很着急，我没有向内找自己，就开始埋怨A同修：“就是她要看数字，害的我把名单丢了。”怎么办？我想我只有求师父了。我到师父的法像前，我向师父认错，求师父加持弟子，用搬运功把三退名单搬回来。我打坐结印，心里想着，用搬运功把三退名单搬回来。我真的感到师父在加持我，我心无杂念，身体被能量包围着。

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三退名单就放在沙发上。我真是又惊又喜，把三退名单拿在手里，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还有一次，我和A同修走到一个地方。我说：“往前走，那里人多。”她说：“从这里插过去，不远，只隔一条马路，就到了那个繁华区。”可是，我俩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另一条街，这条路上只有几个急匆匆赶路的人。我一路走，一路怨，越走越慢，越走越没劲。

突然，我发现自己不对劲了，是生出了怨恨心。我马上意识到要去掉这个怨恨心，它不是我，我要灭掉它。我开始变的轻松起来，脚步也快了。这时，A同修也在自责，说：“是我记错了，对不起。”我说：“没什么，我还要谢谢你，这让我去掉了怨恨心。”

同修B是最近几年和我们一起讲真相的。她的到来，给我们提高心性，去人心执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真的要谢谢她。

就天天在家学法、炼功，整个人精神饱满，红光满面。亲戚们前来探望，大哥就高兴的说：“这个功法太神奇了！大冬天的我都觉的冷，她（大嫂）在屋里就穿个短袖衣服，一点事没事。以前她的脾气一说就炸，现在改了不少。”大哥亲眼看到了大法的超常，这为他日后得法打下了基础。

几个月后，我驱车到百里外的大哥家，了解大嫂的修炼情况，顺便为她纠正炼功动作。我在做第一套功法“金猴分身”^[1]这个动作时，大哥正好在旁边经过，我的手指尖戳到他的胸口处，使他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能量。后来他跟我谈起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当即建议他炼功，他很痛快的答应了，随后就把五套功法学炼了一遍。

大哥还特意请了三天假，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三天中，除了中午休息和吃三顿饭外，大哥都在认真的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有时大哥被师父的某句讲法触动时，还会情不自禁的说大法是高德大法！不难看出大哥这次是动了学法的真念。

一年后，退休的大哥带着大嫂来到城里居住。随后，我的五妹妹也开始修炼，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家族学法点，方便家中得法的亲人聚在一起集体学法，切磋交流。

有一天，叔伯哥哥打来电话让我去见他。见面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叔伯哥俩口子想要跟我学法轮功。叔伯嫂子在迫害开始前就曾经修炼过大法。

我和大姐（同修）切磋，决定先从家族内部展开交流，看看还有没有想要得法的亲属。如果有，我们就挤出时间陪他们学一遍《转法轮》。除了同辈的亲属外，那些因为曾在我家借住而短暂得法的小辈，也在我们交流的计划之内。交流后，有的小辈说工作繁忙，暂时抽不开身，我们就为他们送去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方便他们下班后听师父讲法。

我修炼，他们都觉的不可置信，并对我们的境遇深表同情。从此以后，丈夫在这些亲友面前失去了市场。再听到他对我修炼抱怨时，大家不再随声附和，而是开始开导他，称赞他有一个道德高尚的妻子，叫他善待家人。

通过十多年的历练，我讲真相的方式变的多样化，语言也越来越纯熟，覆盖的面也很广。从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到参与婚丧嫁娶时遇到的宾客，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尽量不放过每一个人。对方同意三退后，还会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如果时间紧，来不及细讲，就告诉他们如何破网浏览海外的真相网站。

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其实在另外的空间就是正邪大战。我悟到，只要我们内心纯净，抱着慈悲救人的正念，师尊就会为我开拓出一条宽阔的道路。

亲人陆续得法

近些年，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快，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家族中的亲人们以各种方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以前修炼过，“七二零”后不修的人也从新回到大法中来了。

我大嫂得法不到两个月，中共恶党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由于失去了集体学法环境，渐渐的她就不修了。二零一七年，她的右脚长了恶性肿瘤，血管瘤遍布整只脚。医生说要做三次手术，还不一定能痊愈，建议她截肢。我和大姐（同修）叮嘱她默念“法轮大法好”。她听后，天天念。

在手术台上，她心里依旧默念不止。术后同病室被截肢的人都痛的连连喊叫，十分痛苦，只有她不喊不叫。陪床的大哥好奇的问她：别人都疼的又喊又叫的，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她说因为自己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呢，根本没感觉到疼。

出院回家后，在我们的劝说下，大嫂没接受化疗和放疗，

B同修说，她过去带修不修的，是一个老年同修把她叫回来的。后来，她又带了几年小孩。我们一起出去讲真相，她经常说有人跟踪我们；说那个人在打手机，可能我们被发现了；有时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她说，那个地方不能去，上次有人在那里被抓了；敏感日来了，要小心点；又说，家里进了恶人，放大法书的柜门被打开了……我们告诉她这是假相，是猜疑心。她说：“我没有讲假话，说的是真的。”她怪我们不理解她，都要哭了。

有一次，B同修对我说：“我对你有怨恨心。我讲的话，你总是不愿听，不当回事。A同修说的话，你就听。你从不说她，只说我。”我说：“你讲的话是人话，A同修讲的话在法上。”B同修不生我的气，承认自己和A同修有差距。她说如果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叫我给她指出来。我说：“我给你指出来过，但是你喜欢找理由，向外推。”

有一次，我和A同修在议论她，她在后面听到了，她也不生气，说：“你们不要背后议论人，有什么事当面讲。”我们想解释，她说：“不用说了，从头到尾，我都听的清清楚楚。”我也意识到，背后议论人不对。

第二天，我们乘坐公交车时，我有意和她坐在一起。我说：“昨天对不起你了，不应该背后议论你。你说的对，有什么事当面讲，你也会接受的。过去，我对你有分别心，我不对。通过这件事，点醒了我。今后我知道怎么样去对待你了，对你和A同修不要有分别心。”她向我诉说了她的委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善。我指责她，对她造成了伤害。这些党文化的东西我一定要修去，要善待同修。后来，也出现过几次她冤枉我的事，我也不想解释，也不生气，我心里只有一念：要善待同修。

有一次，集体学完法后，B同修说：“某老师问我们是怎

么讲真相的？我告诉她，她们俩个人在一起，我一个人讲。某老师说：‘你们应该在一起。’我说，A喜欢和某姐在一起。某老师还是很关心我的。”这话听起来，好象我们在避开她，不关心她。可是，我们每天不都在一起吗？我正想说她两句，这时，我恍惚看到了她年轻时的模样，是那么的美丽、纯真、可爱又可怜，好象我们真的伤害了她一样，但她一点都不怪罪我们。我欲言又止，把想讲的话又咽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悟我，我对同修要善。

师父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著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著才重要。”^[1]

我知道了，B同修是在帮助我、提醒我要修出对同修的善。有一次，我们约定早上出去讲真相。发完正念，我就出门了。碰到B同修时，我正在吃馒头。她说自己解不出大便，拉的都是象羊屎粒粒一样。我心里想：“这是去我的什么心呢？”我没找到。第二天，我正在吃馒头，她又说那事，我忍住了，没吱声。第三天，我在吃馒头，她又说那事。我当时真的好象吃到了她拉的羊屎粒粒一样，感到恶心，想吐，我真想说她一顿，但我忍住了。

我想，这是要我去什么心呢？我也不会向内找。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怕脏的心。因为我一看见老鼠就恶心；喜欢听好听的话，不愿听不好听的话；遇事不能忍；有嫉妒心；有不愿被人说的心；怨恨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我想这些人心我一定要去掉。

有一天，我们学完法往回走。在路边，看到了又便宜又好的萝卜，我们想做辣萝卜干吃。A同修买了两袋，B同修买了一袋，我买了一袋。B同修要回娘家去，带着萝卜不方便，叫A同修帮她拿回去。A同修说：“我拿不动了。”她肩上背两袋萝卜，手里还拿了别的东西。B同修说：“我不管，你得给

动过他。后来下面的人在他发资料时把他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都八十多岁的人了，让他回家吧。”他给我讲完这些事后，真诚的同意“三退”。

看到他的转变，我心中升起了对师尊的感恩和由衷的喜悦，这使我意识到，当我们给体制内人员讲真相时，不要因为对方没有明确表态而气馁。其实我们的话已经震撼到他了，他没当面表态，只是在衡量我们能否为他三退的事保密，与我们的接触会不会使他受到牵连。

给周围的人读“诉江状”

二零一五年，大法弟子纷纷向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确定两高已收到了我的控告状后，就与女儿商量：我们应该将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一事让民众都知道，把我们的控告状读给周围的人听。这不但能揭露邪恶以正视听，还能让原本不明真相的众生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从而三退得救度。

做好决定后，我与女儿就带着诉江状，开始一家一家的造访亲友。进屋后，我俩开门见山，告诉大家我们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了，两高已签收。多数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之震撼，觉的江氏集团已穷途末路，法轮功确实蒙受奇冤。

我便在他们好奇的目光中，打开控告状，逐字逐句的大声宣读。听到我们的血泪控诉，已明真相的人大都对我们深感钦佩；不明真相者则如被雷电击中一般，陷入沉思；也有的人听后感到恐惧，听到一半就躲进屋子里不敢出来；更有甚者，周身颤抖，仿佛自己也受到了控告……

经过这一轮的讲真相、宣读控告状，丈夫那边的亲友对我们的态度大变，不少人都积极表态，对我修炼大法表示支持。当听说我丈夫因为害怕我再受迫害而对我施暴以此阻止

第二类是擅于搞人际关系，乐于钻营的。他们在聆听真相的过程中，抱着老好人的姿态，始终乐呵呵的，既不附和你的观点，也不反对你所说的。但当你询问他是否三退时，他仍会笑而不答，给你的感觉象是一锤子砸在皮球上，使多大力气，都会被它软绵绵的弹开。

第三种类属邪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因为给领导送礼，能承包项目赚钱，或者在体制内有一份灰色收入，尽管不是不知道邪党的腐败，但总抱着“吃谁的就维护谁”的心态，一听到真相，就退避三舍，直接拒你于千里之外。

我丈夫的一位同学，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的混合体。他是政法委的二把手，为人精明圆滑，人称“坏三儿”。当我得知他在当地直接分管迫害法轮功的事时，就有了给他讲清真相、阻止他犯罪再迫害大法弟子的想法。也许是这一念触动了另外空间操纵他的邪灵，每到在我们同时出现的场合，他都有意躲避我，甚至瞬间消失。

后来，我干脆直接给他打电话，以找他办事为借口跟他见了面。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他乐呵呵的一言不发。我见他还不表态，就把当地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者的实例讲给他，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大法弟子，不要参与迫害。他听后，仍然没有回应，只说自己曾接到过海外电话，听到过类似的内容。

后来，我听说他要来本地做手术，就提前三天发正念。我在随同丈夫探望他时，想到他顾及官位、畏惧邪党，我跟现场的人寒暄了一阵，就将大家支开了。我再次给他讲明了真相。这一次，他深受触动，一改狡猾敷衍的态度，眼圈泛红的向我吐露出心声，他说：“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其实你上次跟我讲过善恶有报的事情后，我就挺受震撼的。你走以后，上面再下来要对大法弟子采取什么迫害手段和政策时，我都制止了。有一个老头在当地发资料出了名，但我从来没

我拿回去。”刚好公交车来了，她把一袋萝卜往公交车上一丢，转身就走了。

下车时，我把B同修的萝卜拿了下来。A同修说：“你看，我怎么拿得了？”我把自己的萝卜放在一边，提起B同修的萝卜，往A同修家走，边走边说：“好事，好事。”A同修马上也说：“好事，好事，这是让我提高的。”

有一天，A同修对我说：“B同修不敢说你，专门训斥我。”我说：“我跟B同修讲过，B同修感到很吃惊，因为她意识不到。她说：‘不会吧，我怎么会训斥她呢？’我看的出，你心里堵的慌。你表面不说，但对B同修有怨恨心，你老放不下，她就老训斥你。你很多方面都做的好，这个关可能是让你提高心性的，对你有更高的要求。”师父说：“我也看到真的是有人做的挺好，也有的表面上过的去，可是心里过不去的，心里头还在作梗。（笑）（众笑）嘴上也不说了，表现的也很坦然，可是心里头憋着哪，（笑）但是，还算能冷静啦。那已经是第一步了，因为面对的大法弟子层次不同，针对不同的炼功人要求也不同，那做的好的给你要求的就更高一点、提高快一点。修炼嘛，就是这样，那一关设的小，你就只能走一小步，那一关设的大，你就是一个跳跃。”^[1]

我和A同修交流了我对师父讲法的理解，A同修说：“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这件事过后，A同修去看她娘，她娘专门骂她，骂的很难听；而且不仅骂她，还骂A同修的孙女。A同修对她娘有怨恨心，有瞧不起她娘的心。她明白师父讲的法理后，就要去掉这个怨恨心，去掉瞧不起自己娘的心。A同修就让她娘骂，心里一点都不怨恨。骂完后，她娘就笑了，A同修心里也高兴。她说：“我过了这一关。”

B同修这几年真的很精進，一有时间，就抓紧学法，讲真相，做其它证实法的项目，而且都做的好，常人的话也少了。她母亲住院，需要照顾，她都克服困难，不耽误讲真相。她说，

有时和A同修讲话，还是管不住这张嘴，过后就后悔，觉的自己又当了一次魔。她跟A同修说：“对不起。”也很少讲究A同修了。

有时B同修在打坐中，看到我和A同修在往下走，就提醒我们要悟一悟了。我们就找造成自己松懈的原因，突破、过关。我们互相帮助，在法中共同提高，珍惜同修之间的这份缘。讲真相中，我们也经常互相提醒。

师父说：“看上去我们把一个传单给了一个常人，看上去我们把一个真相讲给了常人，我告诉大家，如果在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类将要进入下一步的事，头脑中装了“宇宙大法不好”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像，因为他比宇宙中再坏的生命都坏，因为他反的是宇宙的法。那么我们在讲清真相的时候，清除了一些人对大法邪恶的念头，最起码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是救了他吗？”^[2]

我悟到，这是师父叫我们慈悲的对待众生，因为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

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叫他三退，他不退，还说法轮功的坏话。他很大声的讲：“我信共产党，信马克思，你不要跟我讲法轮功，我不听。”同修在发正念，我说：“马克思十八岁加入了撒旦魔教，现在在地狱。你信它，就会到它那里去。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天灭中共是天意，你信中共邪党，不退出来，你就是它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只能给它做陪葬。如果你是个好人，不是太可惜了吗？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都有人在学炼。你不要说法轮功不好，不要跟神佛结恶缘。”

这时，A同修接着说：“我有两个熟人被烧伤，一个念‘法轮大法好’的人，好多了；另一个说法轮功不好的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还要植五次皮，痛的要命，很惨，没钱

糊弄事、怕吃苦的恶习和观念，所以《九评共产党》我只听了一遍录音，记住了几个关键词，就又开始如法炮制、胸有成竹的出门讲真相了。

没想到，这招对一些入奏效，但对高学历者或邪党体制内的官员就行不通了。当你跟他们谈论起中共恶党的历次运动时，他们会抛出很多反问句，比如：“哪个朝代不杀人？”“你说的事有什么依据？”等等。这些在《九评共产党》里都有非常详实的论述，但我因为偷懒，只看了个大概，具体年份、事件、中共恶党搞这些运动的终极目地我都没印象，所以当场就被人问住了。对方一看我不吱声了，不但没有三退，还摆手说：“以前你讲这个群体受迫害的事，我还很同情，可现在你搞退党，我就不认可了。以后你也别再给我讲这些了。”

讲真相受阻后，我也苦恼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邪党体制内的人员，针对这部份人讲真相，是我迟早要做的。后来，通过收听《漫谈党文化》等真相节目，我才发现这些人对我的质问很多都是偷换概念，于是我就找机会给他们送去《九评共产党》一书，或真相特刊，以弥补自己在讲真相中这方面的欠缺。同时，我开始结合其他同修讲真相的经验，摸索出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讲真相的方法。

我再与这些高学历的人或邪党官员接触时，内心就不打鼓了。我甚至还能从事件中跳出来，从高处审视他们的心理活动。经过观察，我发现这些高级知识份子和体制内人员在听到真相后的反应，主要可以划分成三类人：

第一类属于实干型。这些人中有的人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攀登上去的；有的人是因为能力出众，被邪党拉拢进体制内充门面的。这些人重视事实依据、欣赏有识之士。起初他们会因为不明真相站在邪党一边认真的跟你辩论，但当他一接触到《九评共产党》中有理有据的事实后，心态立刻会发生转变，并真心的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

讲真相中摸索经验、日渐成熟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二十多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国内的形势十分严峻，众生受中共恶党的洗脑中毒很深。我觉的好人不该受迫害，带着这个想法，我就理直气壮的给人们讲真相，身边能搭上话的人，基本都听我讲过。

传真相 日渐理智与成熟

因为自身受党文化影响，争斗心未去，再加上讲真相方式直接，缺乏理性，所以部份亲友受邪党的诬蔑宣传影响，仍不认可法轮大法。有的甚至跑到我丈夫那儿告状，说我过于“痴迷”，逢人就讲法轮功，让丈夫管管我。家族里有近亲是当官的，好事者煽风点火的对我丈夫说：“快别让嫂子讲法轮功了，时间长了对你亲戚的官位都有影响。”丈夫心眼直，听风就是雨。因为这，他没少打骂我。

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潮开始以后，正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真正讲清楚真相，这与修炼者的心性提高和自身党文化的去除成度密切相关。这时，已有很多同修意识到了看《九评共产党》的重要性，甚至重点研读、记背《九评》中的段落，这样能更好的揭露中共恶党，破开阻碍众生得救的那层壳。

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按照自己的常人经验行事。我总觉的自己之前在与人交往时很会来事，生意做的风生水起，这些都得益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例如我找人办事时，专说些对方爱听的“关键词”，将讨好对方溶入到话语中，以此拉近彼此的距离，以达到让对方为自己开绿灯的目地。这一招，在我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屡试不爽，也使我养成了狡猾、

医治了。”这个男子说：“我没说法轮功不好，不关我的事。”我说：“以后不要说了，神佛会原谅你的。”

还有一次，碰到一个女子，叫她三退，她也退了。我一讲法轮功真相，她就反感。她说：“你不要跟我讲，我不信。钱上印一些字，把钱都搞脏了，搞破坏，法轮功反党。”我说：“你有不信不听的权利。看上去你是个很贤惠善良的人，不告诉你真相，我于心不忍。钱上印的字是讲真相救人，天灭中共是天意。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修炼的是真、善、忍。如果一个生命连真、善、忍都不认同，甚至反对的话，那么这个生命就没有未来了，就是神要淘汰的对像。你愿意吗？”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不知者不罪。”我说：“告诉你了，你就不能说知道了，不能说不好了。神是慈悲的，希望你美好的未来。

师父说：“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3]

我们深感救人责任的重大。今后我们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在法中升华，加大救人的力度，智慧的救人。努力的兑现我们的誓约，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2]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

[3]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分水岭”前明晰法理 坏事变好事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中共在全国各地搞“清零”迫害，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表态放弃修炼，邪党人员使出了浑身解数；被“清零”迫害的大法弟子，也经历了一次心性的魔炼与对大法是否坚定的考验。下面我就谈谈我是如何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同修们的交流、鼓励下，提高心性，从这次迫害中走过来，把坏事变好事的一段经历。

一、第一回合

我是一名退休的中学财会人员，今年七十三岁。一九九九年四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二零二一年二月，中国新年刚过的一天，我家突然来了七、八个人，自称是社区、街道办主任、部长、片警等，这些人说来“看望”我。他们问我：“还在炼法轮功没有？出去散发资料没有？”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呢？我原来全身是病，修炼了法轮功，无病一身轻。”

他们说：“有病吃药、医治嘛，练其它的功嘛。”我说：“大、小医院我都去过了，中药、西药长期吃，民间秘方也无济于事；七、八种气功我都练过，没有一点效果；我为了找到那个听说很灵验的‘何仙姑’，一下子就要了我七、八百元钱。那时的七、八百元钱，对收入微薄的工薪阶层不是小数目。可是，我钱花了，病还是病，痛苦还是痛苦。我修炼了法轮功，大法师父没要我一分钱，只要我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我的病就全都好了。”

他们说，国家不让炼就不炼了嘛。写个不炼功的“三书”，以后在家炼，没人管。我说：“一个人要讲良心，我炼法轮功受益了，不能昧着良心。”街道办主任问：“什么是良心？”我说：

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就要全盘、彻底的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迫害。我按照邪党人员的指使，写什么“承诺”，什么“说明”，这不是承认了迫害，主动的把自己定位于被迫害的对像了吗？这不又是在某种成度上配合了邪恶的迫害吗？

我悟到，我要做到全盘、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那就是一思一念都不能配合。于是我天天求师父帮助弟子要回“说明”。在师尊的帮助下，“说明”在我女儿身上揣了几天都没交出去，领导也没向她要。我叫女儿不要交，还给我，女儿真的就还给我了，我立刻把它烧毁掉了。

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我没走好的这一步，总算有了挽回的机会。在此，这场“清零”迫害，比较完满的画上了句号。

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1]

我经历了这次对“清零”骚扰的反迫害，虽然时间短暂，但对我而言，意义却十分重大。我体悟到了，只要遵照师父的法去修，就能将坏事变成好事，就能闯过千难万险。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

[2]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

[3]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

[4]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5]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么不给你们，因为那是大法的东西，你们不敬，是要遭天惩的。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你们对大法犯罪而遭恶报……这个‘清零’，上面给你们的大压力大，你们也累的可怜。”

最后，这位新来的干部说：“你还是通情达理的。”至此，历经三个月的“清零”迫害基本结束了，我的家庭风波也随之平息。

这使我回想，梦中的“分水岭”是什么意思呢？我粗浅的悟到：是维护大法，坚定修炼？还是为了保全个人的利益，向邪恶妥协，背叛大法？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什么，这就是人、神之分的“分水岭”。我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与鼓励。

四、后记

新来的街道办干部见过我之后，我在学法小组上与同修们交流了此事，同修们指出我有不足的地方。如，我对新来的街道办干部说，“以心换心，我理解你们的苦衷。要我签字办不到。来检查时，我可以最大限度的不说话，保持沉默。”同修们说：“这就错了。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做主角，证实大法，揭露迫害。应该大讲特讲，怎么能不说话呢？”

我一想，是啊，他们中毒太深，不明真相，说些诬蔑诽谤大法的言论，难道我都沉默、容忍？我悟到这一点我没做好，某种成度上还是配合了邪恶的迫害。

端午节，大女儿回家吃饭，得知她单位的领导要她继续做我的工作。她对领导说：“办不到，我们用死来逼她都办不到。”领导说，那你就叫她写一个“承诺”，证明炼法轮功是她的个人行为，与子女没有关系。我听后想，承诺什么？有什么要给你们承诺的？但是我又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不是签“三书”。于是，我就照这个说法写了一个“说明”。我心想，这样女儿对领导有个交代，也就解脱了。

我到学法小组与大家切磋后，我知道我又错了。因为师

“本着自己的心说话，事实是啥就是啥。那时，我活的真是度日如年，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我女儿都对她说婆婆说：‘我妈活不了多久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我接着讲了修炼大法提升道德、祛病健身、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等基本真相，并告诉他们，即使在中国法律规定中，修炼大法也合法的。江泽民无德无能，一意孤行，硬是发动了这场血腥迫害。

他们说，现在不是江泽民时代了，党叫不炼就不炼了嘛。如果你不写这个“三书”，我们还要来找你，而且你外孙子找工作、上大学，政审这一关是过不了的，要受影响。我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搞株连九族？”片警说：“要上查三代，下查三代。”

三月初，又来了四个人，他们开门见山的就说“‘三书’给你写好了，你签个字吧！”好象这个签字是无可选择的，无可抗拒的。我没有动心，我对他们说：“你们一个个年纪轻轻、文质彬彬的，整天来缠着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这象话吗？别人看见了，影响也不好嘛。”他们说：“我们只听上面的。”我说：“上面的不一定就是对的。”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了文革期间我的一段经历，目地是从本性上启迪他们的良知善念。

我告诉他们，我原在学校教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要批判走资派。我是团员，领导就给我下达了一项“硬任务”，指定要我批判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人品好，多才多艺，教书也教的好，是个很好的物理教师。我找不到他哪里不好，不知该怎么去批判。但是上面压下来的是政治任务，谁敢违抗？我挖空心思的想到，这位老师曾给我孩子的新衣服上绣了一朵花，我就借此批判他腐蚀我。这位老师听了我不情不义、滑稽可笑的批判，只能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我对这位处于中共政治迫害下的教师落井下石，对他多大的打击、多大的伤害呀！这就是听“上边”的话，昧着

良心去害人。我伤害了一个好人，干了一件愚蠢的坏事。我一辈子都良心难安，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所以，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不是好事。你们自己看吧，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的人，都是一些非常善良的好人。党叫你们迫害法轮功，你们为迫害好人犯下的错误，将来会为此留下终生的懊悔。

我第一次直接面对中共人员逼迫放弃信仰的恐吓、高压，我本着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原则，说了我该说的。我与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切磋，大家都鼓励我，说我做的对。同修们在交流中都说，个人修炼中，我们都从自身身心受益的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好，证实了大法能给生命带来真正的美好。不仅如此，法轮大法也给宇宙各界众生开创了无限美好的环境。这部大法庄严、洪大、神圣。我们是大法弟子，首先就是要维护大法，怎么能去写什么“三书”呢？

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2]

我们重温了师父的讲法，同修们都相互鼓励，相互提醒：无论有多大的压力，这个邪恶的“三书”是决不能写的，也决不能签字的。

二、山重水复疑无路

经过一个回合之后，在同修们的共识下，我更明白了在“清零”的迫害中应该坚定的走正、走好。但是，迫害在升级，考验也越来越严峻。

迫害手段之一——分裂亲情

骚扰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首先绑架我老伴参与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打电话，把我老伴叫到办公室去谈话，胁迫他

五月十二日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要去的地方叫作“分水岭”。山路的两边是峭壁，夹沟中的道路有塌陷、不平坦。我一个劲的往前走，直奔分水岭。为什么要去分水岭？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参加了学法小组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同修们鼓励我正念面对，多发正念。因为头一天女儿打电话给我，让我在家等着。所以，五月十三日下午我就在家发正念，等着“清零”人员来上门。

下午四点过，女儿领着他们来了。其中的一个人是新调来的社区或街道办的干部，这个人被介绍是专门负责管这方面（法轮功）工作的。我只专注的默默发正念。那新来的干部说了许多，最后他说：“要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不容易的。”“我们做这事也是不情愿的，我们不愿干，是上边压下来的，还要检查，过不了关是不行的。我们要生活，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办法，以心换心，请你理解。”

听他说的话，看他的态度，已经清楚的表明，他们知道他们的“清零”失败了，要动摇大法弟子的正信是不可能的了。看到这种变化，我立刻想起师父说的：“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5]顿时，我的心里一阵感慨，我一下就把他们定在了亲人的位置上，我也一下感到了我修炼境界的突破与升华。

我想到了他们的无奈，体谅到了他们的处境。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对他们的防范心、戒备心、怨恨心、鄙视心、争斗心都没有了。我真诚的对他们说，大法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5]我理解你们的处境。你说以心换心，我赞同。但是叫我在“三书”上签字，那就三个字：“办不到。”我要对你们负责。

我说：“如果我签了字，那你们反对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就成立了。将来你们怎么偿还？我签了字，那就害了你们，也害了我的家人。上次你们抢播放器的卡，我为什

我悟到，我们通过多年的学法都知道，大法修炼是修炼主元神的。修副元神的是避开常人社会修炼，在深山里、寺庙里，在打坐中吃苦、消业、去执著。而我们是在复杂的常人社会中修炼，切身利益的诱惑，得与失的取舍，构成了对修炼的主体——人的这个表面最直接的、最尖锐的冲击和考验。

我之所以感到困惑，感到“顶不住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对大法弟子修炼的形式理解不深，主意识被切身的现实利益迷住了，缠住了，诱惑了，要放下这一切，不次于放下生死。

在迷与悟的过程中，师父的“就是选择”^[5]这句法，不断的反映到我的头脑中。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鼓励我，在给我增添正念。我想，我选择了修炼大法，我就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当种种维系人生存的切身利益遭受损失时，我如果明明白白的选择看淡、放下，就选择了放弃人，走向神；在维护大法与保全人根本利益的得失之间，我选择了维护大法，就圆容了师父要的，做了大法弟子当之无愧的事。

法理越来越明白了之后，我的正念也就越来越强了，说话的底气就更不一样了。如，当来骚扰的人不断的用儿女、儿孙的前途来要挟我时，我就坦然的回答他们：“人各有命。”^[3]我一下就站在法上了，常人的“前途、命运”的干扰就越来越够不着我了，他们的这一招也就失灵了。

面对女儿们的哭诉，我就对她们讲：“你们要想自己和儿女有好的前途，那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虔诚的尊重大法，就会得到人生的福份，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我如果顺从了你们，违心的签了字，那我就把你们推到了大法的对立面，毁了你们生命的永远。这样做，我有罪，你们也有罪，我不是害了你们吗？”我心中有大法，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看待亲情，看待儿女、儿孙的命运前途，我的心就豁然开阔了，自然就不会被儿女情带动了。渐渐的，我走出了亲情的缠绕。

帮着做我的“转化”工作。每次上门骚扰，都事先通知我老伴，逼迫他带路，开门，帮着他们说话。

我老伴原是做纪检工作的邪党政工干部，深知邪党迫害人的那一套。在历次运动中，任何人不低头，都是过不去的。他怕我硬顶会吃亏，急的不行。背地里，他一味的劝我把那个东西写了，应付过去再说。他心脏有病，接二连三的骚扰，扰乱了我家平静的生活，造成了老伴的过度精神紧张。他承受不住了，每次给他们开门之后，他自己就离家躲避，让我一个人去面对。

他们见我老伴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了，就把我的两个女儿圈定为他们掌控的对像。他们把我老伴及两个女儿都叫到办公室去谈话、施压。对我的女儿说什么：“你妈要不写‘三书’，或不在‘三书’上签字，你们的孩子政审就过不了关，上大学、找工作都要受影响。你妈也要进‘学习班’”，等等。然后规定，他们每周上门一次对我进行骚扰，由我大女儿带路、开门、说服我。

我的大女儿是另一个县区的社区干部，他们就把她作为体制内的人，理所当然的攥在手心里，把“清零”迫害我硬性摊派到她的头上。我女儿立场如何，表现如何，对我说服的力度如何，都在他们的现场监控下。邪恶以这种手段迫害我们，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相当残酷的。

我的大外孙，正准备应考省组织部招收的优大生。如果考取，毕业后就是政府公务员了；我的小外孙，明年考大学。我的女儿、外孙都踌躇志满，对未来的前途抱有很高的期望。一听说我要影响她们的家庭、子女的前途，感觉犹如天塌一般。

我的两个女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大女儿对着我喊：“你签字吧！我们没有办法呀，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呀！”小女儿又哭又闹：“你就为你自己圆满，我们都该为你牺牲。我

老爸也被你气死了才好，就留你一个人。你太自私！”这些话，都令我剜心透骨。

我老伴被中共的骚扰迫害折磨的越来越焦虑，整天心神不宁，吃不下，睡不着。他说：“你如果影响了外孙的前途，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为了躲避来骚扰的人，他每天下午两点一过就出去，接近傍晚六点，他才忧心忡忡的回家。

小女儿还说：“你即使不为我们着想，你也应该为你自己想想。如果你弄到‘学习班’关起来，整天高音喇叭对着你放你不愿听的，你书也看不着了，功也炼不成了，你又能怎么样？”

迫害还在升级，他们开始抢劫，企图绑架、非法关押我。

三月十五日那天，来了七个人，为逼迫我签“三书”，他们游说了很久。最后他们摊牌：到一定时间还不签字，就办“学习班”（强制洗脑班）；再不签字，就送监狱。那时麻烦事就多了。大女儿拿着我家里的钥匙，领着他们说来就来，不敲门，人就进屋了。有时我正在学法，书都来不及收起，我又怕他们抢书，弄的我整日提心吊胆，心烦意乱。

四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家里背法。突然女儿开了门，街道办人员、社区人员、片警等数人紧跟进屋，我赶紧把《转法轮》放好。一个片警直接闯入了我的卧室，二话不说，就把我床头柜上的播放器抢走了。我想播放器的卡里有师父的讲法，不能让她拿去。我抢回了播放器，播放器的卡弹了出来，掉到地上，他们几个蜂拥而抢。我怎么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呢？我奋力去夺卡，他们就摄像，作为我“阻碍执行公务”的证据，还一边打电话报警，企图叫人来把我带走。我的女儿说好话劝阻，他们才作罢。

迫害手段之二——诱骗

这些执行迫害政策的人知道，他们拿着国家开的工资，利用充裕的上班时间，打着政府执政的幌子，对百姓进行这

种高密度的骚扰，足以使人崩溃，使一个家庭崩溃，没有人能扛的过几天。他们软硬兼施。一边高压恐吓，一边又哄骗，来软的一套，引诱你就范。

比如，他们说：“某孃孃，我把‘三书’都给你写好了，内容你都不用看了。你把眼睛闭上，把字一签就完事了。以后随你在家怎么炼，没人管你。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来找你了。”我老伴也背地里对我说：“你的师父知道你不是真心的，是骗他们的，师父不会怪你的。你就不知道变通一下，智慧的对待？”

我很迷茫。邪恶的强压，家庭的哭泣，“不吃眼前亏”的干扰，趋利避害的诱惑，时时带动着我投机取巧的人心；而这高密度的骚扰，还在显示出迫害的不断升级，这场魔难仿佛没有了尽头似的；我怨家人不强势，不能帮助我，反而加重魔难的怨恨心也出来了；加之怕被非法抄家、洗脑、判刑，家破人散等等负面思维，如潮水般涌起，一时使我陷入了迷茫、困惑、苦恼之中。

三、柳暗花明

在学法小组，我对同修说了我的想法。同修们一听我说的这些话，马上与我在法上切磋。我们重温了师父的讲法。

师父说：“人各有命，而且修炼中的人心只能放在修炼中精进。”^[3]师父还说：“尤其在常人现实的利益中修炼，这实在是太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都在诱惑着修炼人，稍不注意，你的思想、你的认识、甚至于人心都会使人随波逐流，所以这种修炼方式就非常的难。因为难哪，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今天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他也就能够修的高。环境不难哪，那对修炼者人的表面、这个人的生命主体直接考验就没有那么尖锐。”^[4]“而这个人却是在直接的现实利益的考验中。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特点。”^[4]